

戰時綜合叢書

統一

執筆者

潘公展

薩孟武

陳銘樞

陶希聖

葉湖中

王芸生

阮毅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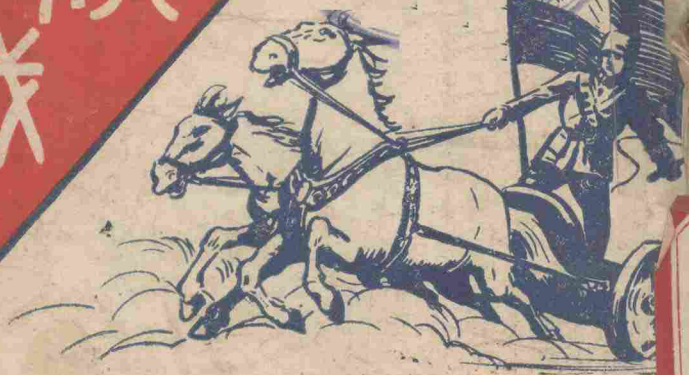
童蒙聖

葉青

陳國新

茹春浦

抗戰與統一



獨立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戰時
叢書
統一與抗戰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執筆者

薩孟武 潘公展 王芸生
陳銘樞 葉溯中 章蒙聖
陶希聖 陳國新 葉青
阮毅成 茹春浦

編輯者

獨立出版社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漢口花樓街十六號

戰時綜合叢書例言

一、本叢書編輯主旨，在闡揚抗敵建國理論，研究戰時實際問題，激發民族獨立精神，並供從事訓練及宣傳工作人員之參考。

二、本叢書包括抗戰重要文獻，舉凡黨的問題，建國問題，民族問題，戰時政治問題，軍事問題，國防經濟問題，世界輿論，抗戰後之敵人動態，教育與青年問題，民衆動員問題，及抗日先烈勛績，自寇暴行紀述，均以實際問題，可靠材料爲主。

三、本叢書第一輯計下列二十種：

- (一) 領袖抗戰言論集，
- (二) 黨國先進抗戰言論集，
- (三) 抗戰文獻，
- (四) 健黨與建國，
- (五) 民族至上論，
- (六) 統一與抗戰
- (七) 到民主政治之路，
- (八) 建國在作戰的時候，
- (九) 第二期抗戰，
- (十) 論游擊戰，

(十一) 抗戰與經濟，

(十二) 抗戰與生產。

(十三) 我們的外蒙古，

(十四) 中日戰爭與世界輿論，

(十五) 彷徨沒落中之日本，

(十六) 戰時教育論，

(十七) 青年往何處去，

(十八) 民衆動員問題，

(十九) 抗日先烈記，

(二十) 日寇燃犀錄。

四、本叢書所輯文字，對於理論與具體方案務求兼顧，使不流於空言無補之弊。

五、本叢書所輯文字，文筆務求通順流暢，力避冗長晦澀及意識不正確者。

六、本叢書每冊各附導言或編後記，並各冊以討論大綱，以便各訓練班或小組討論會之應用。

目次

第一章	序論	編者	(1)
第二章	中國統一運動的社會基礎	薩孟武	(8)
第三章	中國統一運動之史的進展	潘公展	(11)
第四章	從統一到抗戰	王共生	(17)
第五章	鞏固統一抗戰到底	陳銘樞	(21)
第六章	內求統一外求獨立	葉溯中	(24)
第七章	真正統一的意義	童蒙聖	(26)
第八章	統一抗戰與三民主義	陶希聖	(31)
第九章	統一抗戰與中共宣言	陳國新	(34)

第十章 一黨專政與抗戰……………葉青……………(四)

第十一章 一個主義一個黨……………阮毅成……………(五)

第十二章 一個領袖一個主義……………茹春浦……………(六)

討論大綱……………(四)

第一章 序論

——一封公開的信——

親愛的讀者：

我們很歡欣，我們的民族已英勇地站立起來，同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殊死的鬥爭，這一個神聖偉大的鬥爭，是使全世界和平人士和弱小民族，同樣地懷着敬奇，同情和快樂的，魯南台兒莊大殲滅戰的勝利，已經顯示了中華民族走上光榮勝利之路的第一步這證明敵人將來總要跌倒在我們的面前。

造成中國能够抵抗強暴的敵人，台兒莊以及各路軍事的勝利底根本原因是什麼呢？我們不能不澈底的去了解，這是由於中國形成了空前的統一團結所致。全國人民在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政府——國民政府，一個領袖——蔣委員長長的領導之下，精誠團結，嚴密合作，齊一步驟，集中力量，當敵人兇猛的進犯時，天然便怒吼起來，爲保衛祖國的土地，生命和財產而抗戰！

抗戰，抗戰，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完成中國統一的抗戰！

我們的國家民族，何以會出現統一的局面？何以令由統一到抗戰？何以抗戰之後更堅強我們的統一？真正的統一要義如何？統一抗戰的原則如何？在統一抗戰中國民應負怎樣的責任？這些問題，都是

每個真正救國的同志心所思想，而亟求解答的問題，同時另有一些人，表面上似很擁護抗戰贊成統一，口中高喊什麼「抗日，民族戰線，」什麼「救國聯合線戰」等漂亮的口號，到底它的真實意義又是如何，恐怕要求深切了解的人也很多，我們也應當公正地予以分析。

親愛的讀者，外面的花言巧語，五光十色也許是能使人眩耀和迷惑，但我們必須清醒地撥開一切烟幕，把物象原本地觀察一下，這是目前擁護抗戰完成統一的急需工作。因此，編者特為選擇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文章，提供於諸君參考。

首先，我們試來解答中國為什麼會由分割割據走上統一的局面這一問題。

這一問題，許多人很不明白，以為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謎。其實，這決不是一個謎，這是真真實實的現象，中國歷史必然有的歷程和要求。

中國經過鴉片戰爭以後，被迫地由封建階級走上資本階級的路途。在這外鑲的和內涵的進程中，表現了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革命運動，要求由封建割據趨於統一。辛亥革命的結果，開始創造了共和的國家，統一的成份已是大大地增加了。民國十餘年來的軍閥內亂，充分表現了歷史的封建反動，它憑藉了帝國主義者狼狽為奸的外助，在統一的巨流中，作了最後的掙扎，終必歸于消滅！

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革命運動，很快地普及全國，表示了中國行將新統一了；再至東北易幟，又是表示中國統一到新的階段，使幫兇最厲害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恐 地實行武力侵略，因此發生了九一八的歷史慘變！然而，外力強使中國再行分裂，乃是前進中的歷史所不許，越經帝國主義的壓迫摧殘，中國民族要求統一的意識越堅強，直至西南事件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化兇為吉之後，中國統一的基礎更加強了。統 局面鞏固以後，遇到最後的阻礙中國統一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犯，自然便予以英勇的打擊了！

擁護我們的抗戰，鞏固我們的統一，予侵略者以致命的打擊！

無疑的，有了這樣的空前大統一，才能有空前的對外抗戰，這是必然的事實。過去中國對外戰爭也有數次，結果不免退讓，委曲求全，不能英勇地打擊敵人，這是因為國內還是分裂割據。分裂割據，力量必然分散，使帝國主義者更敢為所欲為。不統一不能對外抗戰，同樣的因抗戰，必然促進新的統一，統一需要抗戰，抗戰需要統一，兩者正如車之兩輪相輔而行，不能缺一的。

親愛的讀者，中國是弱勢的國家，要抵抗當前強勢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只有採用長期的全面的抗戰，才能轉敗為勝。因此我們要支持長期的抗戰，且欲獲求最後的利勝，就非強化國內的統一不可！抗戰期間需要統一，需要鞏固中央政權，除了漢奸以外，沒有誰是反對的，因此，每個國民要求，是鞏固統一，擁護抗戰反對分裂，打倒割據！

鞏固統一，擁護抗戰的要求，便是統一在一個主義的信仰，統一在一個政府的組織上，統一在一個領袖的行動上。

然則，中國統一的最高原則，何以是三民主義？統一的中心力量，何以是國民政府，統一的最高領袖，何以是蔣委員長？抗戰統一的責任，何以落在國民黨的肩上？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平心靜氣地加以研究。

三民主義是天才革命領袖中山先生發明的，他根據了中國的歷史環境並修正了歐洲政治的理論，專為救治中國創造的主義。因為它專為中國而發明，當然是最適合國情的，與一切販自海外的主義完全不同。有許多熱血的青年，盲目相信共產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我們若是用三民主義所包含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人類活動的總體——相比較，便可看出三民主義勝過僅注意經濟部分的共產主義多分。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共產主義便沒有，民權主義，也為共產主義所忘却，而民生主

義又爲社會生理家、診斷經濟的真象，而加以醫治，而共產主義則爲社會病理家，看不出病的真源。就此點而言，社會之所以進化，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經濟利益相調和，而不由社會上大多數經濟利益相衝突，所以共產主義的最大特點——階段鬥爭學說，只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所生的病態所求解決的一種方法，可是要解決現狀下中國的民生問題，只有根據事實，用府據事實的民生主義的方法去解決。中國共產黨所唱的階級鬥爭或土地革命換得了十年來痛苦的教訓，因爲他們把中國看做外國，拿外國的學說，在中國實行，必爲國人所摒棄，這是歷史所使然！

也許青年人憧憬着一個社會主義的理想天堂而想去努力吧。對的！理想的天堂，三民主義可以創造出來，三民主義的目的和社會主義的目的，完全一致，而三民主義實施理想國的方法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形的，中國人要用中國的方法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

三民主義是全人數的活動和思想的原理，在現階段中國，更是被壓迫民族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學說。連做了十年錯誤行爲的共產黨，現在也宣言信仰，認爲是中國今日所必需。可以見得三民主義的價值。自然成爲統一抗戰的思想指針。但願國人切實信仰和實行！不再陽奉陰違！

實行三民主義的國民政府，自然也成爲統一抗戰的中心力量，這個中心力量的造成，是近代史上的一大戰就。它是綜攬全國統治權的唯一的最高組織，是合乎人民意識所產生的合法組織，更是全國人民統一意識的寄託。在國際間它是代表整個中國的國格，也是世界各國所公認的外交對手。有這樣一個大能大力的政治組織存在，更容易鞏固統一堅持抗戰，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惟有服從，惟有擁護！

因此，破壞中國統一的傀儡，如日本手造的偽滿國，如冀東偽組織，如偽華北臨時政府或偽華中維新政府以及其他反對國民政府以外的任何組織，憑藉外力所扶植的偽政府，我們都一律反對，要一律打倒它，打倒破壞統一的漢奸政權！

蔣委員長何以成爲中國統一抗戰的最高領袖，我們只要看他二十餘年來的謀國苦心，便可以明瞭。蔣委員長是三民主義創造者——總理的後繼者，所以國民黨把總裁的冠冕加給他，國人一齊擁護他，全世界人士贊揚他，連從前反對他的共產黨更大聲地高喊「擁護蔣委員長」！這決不是偶然。蔣委員長的赤胆忠誠，旋乾坤的精神和策略，寬大的胸懷，廣博的知識，光明正大的建國動機，乃是中國歷史選擇了他的。我們國民應該慶幸，在我們散漫的民族中，如今產生了一個偉大的領導者！我們除了真誠的服從和擁護以外，還應有什麼舉動？

我們的民族，正在抗戰與統一的途中邁進，最需要偉大領袖正確的領導，前進是艱苦的，我們必須服從領袖，矢勤矢勇！貫徹民族統一的始終。

因此，奉行三民主義，實現國民政府，具有最大領袖的中國國民黨，必然成爲負擔統一抗戰的靈魂。就過去和現在的事實看來，它是把國家民族的利益做爲黨的利真，它在內患內憂的交煎中，益發興奮地担负艱巨的統一建國的意志。所以有人問道：中國國民黨何以成爲今日中國的唯一大黨，何以一黨執政而不墜，何以成爲民族解放的靈魂，我們鄭重地回答道：這是由於我們中國人意識選擇的結果，即是中國人民從歷史鬥爭中厭棄了其他黨派！如共產黨而只擁護國民黨的緣故！

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乃是中國抗戰統一運動的中心原則與力量，這是歷史所決定的，誰也不能勉強！

明乎此，那末近來有人高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救國聯合陣線」或者「合作抗日，」的口號，又是什麼意義呢？我們也願予以理知的解剖。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救國聯合戰線」，「合作抗日」等等的口號，都是中國共產黨在二萬五千里「長徵」以後所造出的！我們知道共產黨在七七蘆溝橋抗戰以前，是高喊「救國聯合戰線」的似

乎央求中央允許他的存在：七七以後的共產黨在統一抗戰的巨流中，感到自身存在的困難，於是宣言了信仰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擁護蔣委員長。因此他既然得到國人對他的有點好轉的態度，以為自己權謀策略小把戲的成功，於是又叫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合作抗日」等口號來，而且喊得響徹入雲。

「民族統一戰線」的各詞，雖然外觀上很時髦很活潑，但這是一個外來的洋名詞，它很聳動人們會聽聞，或以為是一個革命的術語，其實它是做着反統一的企圖！不論如何，我們可以相信，其結果只的削弱統一抗戰的力量，重走封建割據老路之虞！這是我們竭力反對的，也是大家必須克服的危機！

親愛的讀者，我們再從理論方面去檢討這一口號的矛盾吧！我們很懷疑統一還需要戰線嗎？有了戰線還是統一嗎？

我們只知道統一就是統一，統一而又有所謂「戰線」，實令人費解因為所謂戰線，當然不只一個單位，那末戰綫裏的各個單位，便會生出無謂的磨擦既然是統一，不應再有聯合了因為聯合在橫的方面可有多數個體存在：在縱的方面，也因內部的矛盾衝突，產生不出最當體來。同樣的，稱為合作，自然是大家不肯放棄成見，也成為可合作的合作，不可合作便不合作的現象，這些結果勢，義削滅抗戰的力量，分裂統一的局面，為害甚大，所以我們站在抗戰與統一的立場上說，「民族統一戰綫」或「聯合戰綫」或「合作抗日」等口號，適足妨礙統一和抗戰。然而產黨人却常說：「中國要抗戰勝利，就非擴大與鞏固民族統一戰線不可，」甚至有「凡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就是戰奸托匪，」那是非常有毒的似是而非的說教，簡直是破壞統一的漢奸理論，不能不予以注意！

既然要鞏固統一擁護抗戰，就得要反對有害的統一戰綫的口號！權謀策略，暗弄割據的小把戲，不應在神聖的統一抗戰的面前活動，應歸於消滅！我們希望的統一，是真統一，不是聯合，不是合作，沒

有戰線，讓假統一一爲名實行割據爲實的假統一，歸於消滅吧！

那麼統一的真義是麼什呢？真正的統一，第一，須有政權的統一，意指中央的政權或威信能普遍各地，地方政權的獨立性必須消滅。因此如陝北「邊區政府」的畸形地方組織，便破壞了國學政治的統一，必須加以革除；第二，須有軍權的統一，這是實現政權統一的先決條件，軍隊應該成爲國家的自衛軍隊，各地方軍隊應是中央軍隊的一部分。其編制，裝備，訓練，調度，以及任免等都受中央的劃一訓練和統一支配，過去北戰場西戰場因軍權的不統一，以致軍事上蒙很大的失利，已是一個很嚴重的教訓；第三，須有經濟的統一，凡各地方的經濟政策，生產經營，貨幣制度，必須依照中央的國策而行，不可另有企圖或實行階段鬥爭的手段。其他如外交，交通，法律，文化，教育等，都應受中央的總攬和轄制！

凡有違反上述的諸端的事實，我們應堅決地予以掃除，予以克服！因它反對統一，阻礙抗戰！

最近有人談到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問題，我們也願向中央忠告幾句：

中共雖然地宣言他們信仰三民主義，加入國民革命的陣綫，一致抗日救國，我們是很欣喜的。本來，在一切以民族國家爲至高至上的條件之下，各黨各派放棄了和人的利益，擁護民族的利益，那是應該的，共產黨有這觀悟，也是本其天良，我們應望他們爲國努力！

爲了鞏固強化國家民族的統一，爲了擁護支持對外的抗戰，各黨各派應該放棄自己的成見，融化於民族大黨——國民黨中，從事抗戰工作。我們希望共產黨分子能够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從「願爲徹底實際三民主義而奮鬥」，進而爲「民主主義的終才信仰者與實行者」。

在統一與抗戰中，發生「黨爭」的糾紛，在我們國民看來，乃是一件極悲痛的憾事，望各黨各派注意！自愛！

基於統一與抗戰的要求上，大家應該集中在三民主義，國民政府，蔣委員長長的領導之下，努力統一抗戰的工作，一切以國家民族利益爲重，一切以軍事勝利爲首，讓我們奮起全力，推動歷史的巨輪，讓敵人跌倒在我們的面前，完成民族統一民族解放的偉業！努力吧！同胞們！此致！

國民革命的敬禮！

編者寫畢於民國廿七年四月十二日緊急警報中

第二章 中國統一運動的社會基礎

內亂可以引起外侮，這是誰都知道的。在中國歷史上，內亂——割據反覆不已，所以外侮也時時發生。何以中國時時內亂割據呢？主要的原因爲經濟組織，附帶的原因爲政治制度。中國是農業國，而中國的農業却甚幼稚，技術的幼稚已經可以妨害生產力的發展，而小農經營又使技術不易改良。其結果，農民當然沒有貯業，而致再生產只能在同一規模上不斷的反覆着。然而地力是有限的，年年在同一的土地，作同一的耕種，收穫何能不年年減少？一方收穫年年減少，他方人口年年繁殖，所以經過數代之後，往往因爲物的生產過少，人的生產過多，發生了人口過剩的現象，數百萬的農民淪落爲流氓無產者，而使軍閥有軍雇用傭兵的機會。同時農業社會又很容易發生割據的形勢。因爲農業與商工業不同，商工業需要市場，市場愈大，商工業的資本家的利潤愈多，他們爲了開闢國內的市場，常要求國家的統一。反之，農民則踴躍於一地之內，保守性甚爲強烈，鄉土觀念超過於國家觀念，他們喜歡維持當地的方言，致國語不能發達成爲結合全民族的紐帶，至於風俗，習慣，貨幣，法制也隨各地而異。這種情形對於封建軍閥的割據，當然是有利的。

經濟組織已經可使軍閥有割據的可能，而政治制度又可以產生軍閥，何以呢？自漢，秦以來，中國

地方行政制度雖然每代不同，但是却有一種共同的特徵，地方長官如漢的州牧（或州刺史），晉的州都督，隋的郡太守，唐的道節度使，宋的路監司，元的省丞相，明，清的省總督均與中央大臣立於平等的地位，地方長官關於地方政務，得直接上奏天下，經天子裁決之後，中央大臣就莫可如之何。中央大臣對於地方長官，既不能發布命令，又不能取消其處分。中央大臣關於其專管事項，要對地方長官發布命令或取消其處分，必須上奏天子，用「聖旨」傳達地方長官。即地方長官乃直接受天子的支配，而不受中央大臣的監督。這種制度已經養成尾大不掉之勢，何況地方長官又常握有軍事上，行政上，財政上各種權限，儼然成爲獨立的諸侯，所以一旦國內發生變動，他們就可脫離中央而獨立。

民國以來，軍閥割據各省的原因，大約如上所言，但是近年以來，在中央方面，在地方方面，均有各種要素，迫使軍閥沒落。

政治不能離開經濟而獨立。在古代，關中乃如張良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邦能够得到天下，就是因爲先入關中，據爲己有；而漢，唐兩朝都是利用關中的富庶，以統治全國。宋，元以後，關中漸次沒落，南方漸次富庶，但是經濟尙未集中。且北方爲平原之地，易於經一，南方山河險阻，不能團結，以南方的一省絕對不能敵過北方全部。因此之故，誰能取得北方，就可利用北方整個的勢力，派兵南下，將南方各省一一打破，這便是爲歷史上北方控制南方的原因。

但是到了最近，中國的經濟中心已經移向長江以南了；而長江南部各省的金融又集中於上海。這個時候，誰能控制上海，誰就能控制全國。孫中山先生看破這一點，所以主張定都南京。因爲上海本身上帝國主義者的勢力範圍，不能以之爲國都，同時南京與上海距離不遠，政府若能稍施政策，就可駕御上海，更利用上海的經濟勢力，以統治全國。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不惜外債，只借內債。在中國買公債的不是一般人民，是上海的金融界。

上海的金融界爲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擁護國民政府，這樣，國民政府就可以利用上海的經濟力以統治全國。然則國民政府的基礎只築在上海金融界上面麼？不，一切革命是先有破壞，而後纔有建設的。在革命黨破壞時代，革命黨惟怕社會不亂，因爲社會不亂，沒有機會得到政權，因之，也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反之，在既得政權之後，最怕的是社會紛亂，因爲社會紛亂，無法建設，因之也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

國民黨的理想在於實現三民主義，而在目前則爲民族的統一與獨立。這個目標是全體國民共同一致的目標，誰都不敢反對，也不能反對。最近國民政府由於蔣委員長的努力，對於這個目標已經大部實現，當然能夠得到全體國民的擁護，而使國民政府的基礎由上海金融界擴張到國民全體之上。

在中央，已經造成統一的基礎，在地方，軍閥又成爲強弩之末，日暮途窮，何以言之？中國財政乃以關稅，鹽稅與田賦爲主要的收入，關，鹽兩稅因爲外債的關係，自昔已歸中央所有。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只有田賦。軍閥的基礎是放在傭兵之上，而養活傭兵的財源則依靠於田賦。現在農村日益破產，田賦日益減少由是封建軍閥在經濟上失去獨立的資格，而次依附中央，而最近中央又由法幣政策，忽然增加了許多財力，其能壓倒地方，可以說是勢之必然！

以上所述，不過說明，中國已有統一的基礎與趨勢，誰敢反抗統一，誰就要覆沒。至於怎樣能夠把統一發揚光大起來而成爲民族獨立，尙須有恃於其他政策。

統一是需要領袖的。孟子說：「定於一」，這個「一」字就是領袖。領袖必須實行那一種政策，而後能夠統一全國呢？曰：須施行王道——仁政。甚麼叫做王道——仁政？孟子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上述孟子的話，就是孔子所謂「富之」「教之」。富與教爲復興民族之本。怎樣富民？這是物質建設。怎樣教民？這是心理建設。近年來，蔣委員長關於富的方面，發起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目標，在於增加生產總量。新生活運動的目標，在使人民明禮義知廉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民族復興端賴乎此。

總而言之，最近十年來，一方割據軍閥有沒落的必然性，同時中央政府因施行政策得當，所以國民的統一，日益鞏固，我相信全國人民站在唯一領袖的領導之下，不驚遠，實事求是，各盡己能，中華民族不出五年，必能復興。

（薩孟武）（本文節自十年來的中國原題爲十年來的中國政治建設）

第三章 中國統一運動之史的進展

就最近的十年間，中國政治形態，顯有劇烈的轉變；最初是國民革命軍掃蕩封建軍閥的戰爭，繼爲封建殘餘勢力披上新裝來對抗革命的鬥爭；最後乃爲平定共匪的長時期的戰爭。在這時期間，中有九一八，一二八等事變，外侮之烈，非言可喻，然而卒能於艱難之中，肅清割據勢力，完成全國統一，總理主義的深入人心，固其要因，而蔣委員長之領導有方，尤當特筆大書焉。

中國本是次殖民地的國家，蜘蛛網似的列強勢力交錯於整個的中國。列強爲着取得在中國優勢，往往伸出干涉的魔手，阻止中國革命的發展，封建餘孽和共產黨等，因爲自身敵不過辛亥的革命勢力，也樂於假借外力來自保，因此，這十年間中國的內憂雖不完全都和外患聯成不可分的一環，但却有一大部分的內憂實際上是種因於外患，而革命統一的勝利，其本質也無異是對外的勝利，並不是對內的勝利。在這種實質的對外的勝利中，中國所付代價之鉅大，是自從有史以來所不曾聞見的，所以，這種勝

利，可說是寶貴無比的勝利，並且是每一個國民都應該誓以生命財產來保持的。

又不僅該保持目前的勝利而已，還有更進一步取得更大勝利的必要。因爲目前勝利的結果，雖已從中國一大部分土內逐出外來的壓力，在實質上不能算是真正統一國家的一部；同時冀東，察北和東北四省，斷沒有可任人終古佔領的理由，尤須速爲收回的陣備；而驅逐外來壓力及收回失地的惟一方法，就是力求勝利的擴大。我們若不更進一步爭取比目前更大的勝利，那就不僅冀東，察北和東北四省不知何年何月方可收回，就是那些不會掙脫外來壓力的地方，也有繼冀東，察北而淪陷的危險。至所謂更大的勝利，換一句話來說，就是求得整個國家更健實，更完全的統一。因統一本身就是勝利，能統一然後能取得勝利。

就最近十年來歷史所給予我們的教訓來說，約可分爲三點：

其一，名爲對外實爲對內的任何行動，都是徒損國力無裨國難的行動，只有團結內部，充實國防的措施，才是真正增加國力排除國難的行動。

其二，共產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之類，都不是現階段中國的需要，現階段的中國的需要，只有惟一的三民主義。

其三，對於假借外力以自固的任何反動勢力，如果全國上下肯用像去年綏邊抗戰同樣的手段來應付，那他們就沒有逞志的時候；同時援助這種惡勢力的外力也必然遭受極大的打擊。

歷史的教訓如此，那完成真正統一的前提，不消說便是努力遏止一切假名抗禦外侮而志在製造內亂的企圖，溝通各種知識份子的意志而使之共信中國所必需的三民主義撲滅漢奸的勢力了。

一 十年來的黨務統一運動

國民黨十三改組以後，被收容的共產黨爲數甚多，總理逝世以還，共產黨便有篡黨的陰謀，當以

國民黨中有自命左傾而與共產黨緊密操縱，不惜拋棄三民主義而就共產黨分子，於是整個國民黨遂裂而為數團，齟齬亦因之以起。十五年中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整理黨務案，重新登記黨員，共產黨遂乘機操縱，大佔優勢，黨的分裂，乃日形顯露，結果，十五年十一月，遂有重慶國民黨左右派爭鬥流血之慘劇，發生而共產黨鑒於國民黨內已中分化之毒，會加緊拆散國民黨的步驟，到得十六年北伐軍發展至上海南京時節，黨內便形成了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聯合而對中央的局面，而中央也就不得出清黨的手段來轉移這種喧賓奪主的形勢了。

當中央開始清黨的時節，形勢的險惡，幾無以復加，致造成甯漢對峙之局，直到是年十二月中央委員全體集議於上海，才算勉強成立合作，但仍得不到切實的諒解。在這期間，剷除軍閥的軍事，因為黨的分裂日趨顯著，軍的勢力也分為兩大派流，意志既不一致，指揮也不如意，實有為軍閥所乘而歸於失敗的可能。

此後中央為貫徹清黨主張起見，會陸續採取如下的措置。十七年一月中央黨部停止鄂，湘，閩，皖，滇五省的黨部活動，並派員接收收蘇，浙兩省黨部。二月，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又議決四案：（一）改組中央黨部，（二）整理地方黨部，（三）整理特別黨部，（四）改組國民政府，（五）改組政治及軍事兩委員會，（六）取消聯俄容共政策。十一月，中央黨部更發布防共連坐法，並禁止各級黨部對外發表宣言。十八年一月，中央確定反動與腐化之標準，規定專門以上學校黨義教師檢定辦法；三月，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修改國民黨總章；五月，中央監委會決定北平市及山東省黨委全體撤職；七月，中常會議決，改組四川，綏遠，天津黨務機關；八月，派員整理河北省黨務；九月，議決廢止黨員背誓條例，另由立法院制定黨員犯罪加重法，派員整理廣西黨務，並通過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暫行條例；十一月通過訓練預備黨員的原則；十二月以理江蘇黨務，並開除醜釀擴大會議派

的黨籍。二十年三月，又因胡漢民不滿國民會議的辦法而發生廣東黨務的脫離中央之變，隨後即以國難的嚴重，西南執委會取消，新國民黨無形取消，黨的統一穩成爲不可動搖不可否認的事實。

在黨務統一運動的過程中，最使人感到煩悶的有下列幾種現象：

其一，共產黨分化國民黨的魔手，時時伸到黨內，而黨內一部分意志薄弱的黨員，又往往以所謂某派某派自居，分出許多小組織，因而黨的思想的整個基礎，時呈動搖現象。

其二，披上黨員新裝的封建餘孽，腐化官僚，不逞政客，隨時隨地都有出現原形的可能，以致稱兵割據的人物，幾乎多半是黨的分分子，從表面上看去，黨的與人爲善的態度未免過於寬濫。

其三，國內的統一以黨的統一爲前提，黨的分裂將更促成國的分裂，在國難嚴重的期間，黨內的爭端竟不易終息，實足使一切盼望國家統一的人們感到非常的失望。自經西安事變，這種現象幸已一掃而空，全黨都已公認了一個重心，國民精神也倍見團結，這是可爲我國前途慶的！

二 十年來的政治統一運動

說到中國政治的統一，似乎應該從民十五年廣州國民政府政治委員會通過兩粵統一案說起，因爲那時節以前，不僅全國的政治無統一可言，連兩粵也還談不到統一，國府政委會統一兩粵的企圖，實是中國統一的第一聲。

那時候的中國，政治是多頭的，南方的國民政府，統治了兩粵，北方的段氏執政府，統治北平一市，東四省有張作霖的政權，鄂，豫，湘有吳佩孚的政權，冀，魯有張宗昌的政權，其他如雲，貴，晉，察，綏等省，也都有獨立的政權，封建形態的發着，可謂已經盡其能事！是年二月，國民政府任蔣介石先生爲國民革命軍總監，雖就是準備收拾這種軍閥混戰的局面，但因兩粵自身還欠統一，談不到統

一全國，於是先求統一兩粵的陣容，收統一全國的效果。所以這個統一兩粵的決議，也就是後來中國真個歸於統一的基礎。

在中國統一的過程中，內則軍閥割據，此仆彼起，悍將稱兵，自摧團結，共匪騷擾，動搖大局，漢奸媚外，引狼入室，外則強敵窺伺，有隙可乘，五三濟南之變，既使革命軍不能一鼓作氣直下，幽，燕後來則變本加厲，復有九一八的佔領東三省，一二八的轟炸上海，二十年的進佔熱河，以及策動偽軍，進佔察北，嗾使漢奸，盤據冀東，煽動蒙偽，進窺綏遠，收買漢奸，運動自治，暨以武裝包庇走私等事實，中國之不至因此而土崩瓦解者，其間真不能容一髮，而能於這種不容一髮的危局中，使中國轉危為安，卒能達到今日之統一者，實由於最高民族領袖 蔣委員長堅苦卓絕的偉大精神。

今請臚舉十年來的中國統一的事實，來證明上項斷案的正確。

民國十五年七月，蔣介石先生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誓師伐伐之後，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各省代表的聯席會，即於十月議決以實現全國政治上經濟上的統一為最近政綱，這是國民黨於統一兩粵後意欲統一全國的最鮮明的表示。當時國民黨所以有這種表示，是因為蔣介石先生所統率的國民革命軍向無所敵，出師僅兩月有奇，便收拾了湘，鄂，贛三省，並予吳佩孚，孫傳芳以重創，預以可以於最短期內統一全國的緣故。不過國民黨當時雖有於最短期內統一全國的企圖，而因內部分裂，發生後方搗亂的事實。幸而賴堅苦卓絕不辭任何險阻艱難的蔣介石先生，在前方仍能儘量發展，革命軍所到的地方，恍如秋風掃落葉，卒能於四月十八日奠都南京，實現 總理生前的意志。

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奠都南京之後，北伐軍便沿着津浦線推進，到了五月一日入了濟南，本可一鼓而下平，津，但日本因革命軍統一中國之後，日本的大陸政策將無從實現，於是便在濟南發動五三的事變，迫令革命軍後退，以便張宗昌，孫傳芳有反攻，因此革命軍除一部分繞道攻至德州以外，其大部分

就只能與張孫的軍隊相持於泰安一帶，延至八月，甯漢決裂，蔣介石先生宣告下野，却又發生了孫傳芳的進據龍潭之役。直至十七年一月，蔣介石先生復任總司令之職，北伐軍事又復呈活潑的狀態，同年二月又聯合馮閻，擊敗奉軍，於是北伐的戰事告了一段落。

張作霖於六月三日出關，四日於皇家屯被炸死，這是日本的陰謀，因為日本怕張作霖在平，津敗退之後，國軍會追到東三省，東三省如由國軍佔領，日本以東北為殖民地的企圖便不易實現，故急乘張敗退之時，炸死張作霖，使東北陷於混亂狀態，即可乘機以保護僑民為名，出兵佔領東北，以償其多年的宿望。但奉軍中如張學良，萬福麟等人，深知日本的陰謀，不肯自亂其陣容授人以隙，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便毅然自動易幟，正式表示服從國民政府，於是中國的統一，便告了實現。這是民國史中值得大書特書的可寶貴的紀錄。

在此統一進展過程之中，共產黨既到處煽動農民暴動，四川軍人又對峙於川中，已使這統一受着事實的譏嘲。加以十八年湘變的突起，兩粵的齟齬，十九年擴大會議的糾紛，終於招致了二十年的九一八的外侮！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二十一年又有一二八的事變和三月日本製造傀儡的「滿洲國」，國難嚴重實已到達頂點，是年雖仍有山東韓復榘和劉珍年的衝突，四川軍人的內鬩，但均以國府處置得宜，不會釀成大禍。

福建事變的發生，因有若干不逞之徒的響應，形勢亦甚嚴重，所幸兩粵沒有舉動，中央處置又極迅速，大局仍能維持和平。

閩變戡平以後，中央舉全力來剿江西的共黨，卒於二十三年秋間，把共黨擊潰而逃往陝西。最後西安事變又復和平的解決，表現了中國更進一步的統一團結。

此外我們還須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上面所述的國民黨的勝利和中央的勝利，並不是武力的勝利，而是統一運動的勝利。因為不統一便談不到一致，不能一致，國力也就無從集中，國力無從集中，便談不到對外，所以舉國民衆莫不以內求統一爲外求自立自衛的前提，而國民黨和領袖半日的所爲都恰如舉國的願望，所以國民黨和領袖的一切行動，都能成爲舉國一致支持的行動，而收無攻不克，無役不勝的效

潘公展（本文節目十年來的中國原題爲十年來中國統一運動）

第四章 由統一到抗戰

中華民國的第二十六年，在中國是一個大年代，由國內統一到對外抗戰的大年代。

在這一年的開頭時，蔣先生剛剛脫出西安事變的苦難，回到南京。全國的人心從極端悲抑中昇到極端興奮。民國二十年結賬時，是：兩廣問題和平解決，綏遠抗戰勝利，西安事變逢兇化吉，張川越談判無結果，北方擺浪一堆爛問題。二十六年開張，它所接受過來的問題有兩個：一是繼續國內的統一；另一個便是辦理對日的外交。這兩個問題，第一個做到了，第二個則由外交到了戰爭。

自從民國以來，國內從未有過真正的統一。民元的統一是一假的，北京政府尙未成立，便已看見孫袁的分裂。十七年的統一也不澈底，國共始分，國民黨內部也有許多裂痕。今年的統一局面，的確是空前的了：國民黨內部問題完全消釋，國共兩黨結束了十年長期戰爭，政府的威信，領袖的號令，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近代外交史上，中國從無一次全國的對外戰爭，由尼布楚戰爭到九一八事變的八次對外戰爭，都是局部的，沒有一次是全國的對外戰爭。今年自蘆溝橋事件起始的對日抗戰，戰線由北方的營寨綏延長到江南的淞滬以至極南方的粵海；軍隊的動員，普遍到全國的每一個省分，即在失掉的東北的同

胞們也早已有了動作，這是一個真正的全國對外戰爭，這在中國歷史上尤其是空前的。這空前的統一及空前的抗戰，都在今年出現了。

這兩種空前事，爲甚麼都發生在今年的年中？這正是事理的必然，沒有國內的空前統一，自然難能有對外的空前抗戰。

從日本方面說：內外的情形都够了對中國鬧事的條件，我在「國家的煩悶與青年的煩悶」一文中曾說：「九一八事變的背景，我們若作一番分析，當不外以下三種原因：（一）世界經濟恐慌，削弱了國際均勢；（二）日本本身的困難，想向外衝；（三）中國統一局面的刺激，……現在呢？中國再現統一之局，民衆的國家意識增高，中央政府的權威擴張，整個的國家向復興之路掙扎。相反的，日本國內的情形則矛盾愈多，困難愈深。中國的向上可給日本以刺激，日本的困難更可逼着她倒行逆施，……現在的情形很與九一八的前夕相像，日本會不會選擇這個時機再來一個九一八呢？我以為很有這種可能。」我這篇文章發表了不多時，蘆溝橋事件便爆發了。我並無先見之明，只是事理的必然而已。

從中國方面說：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忍辱深矣，屈讓多矣，爲什麼到了今年七月七日的蘆溝橋事件便不能忍讓了呢？這也有事理的必然。中國是一個多內亂的國家，爲什麼近年來內亂很少以至於絕跡？是因爲國難的羞恥，再無臉面自相殘殺。中國是一個不統一的國家，爲什麼竟完成了統一？是因爲大家感覺有團結禦侮的必要。兩廣的內向，西安事變的解決，共產黨的取消建制；無疑問的，都建築在團結禦侮的一個共同諒解上。中央這時對外如再有過量的屈讓，統一局面便不免要感受波動。這是一點。其次，冀察政委會原是在日本軍閥與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矛盾之上的一個畸形體，在外形上雖是中國的政治組織，在對外交涉上可以不顧中央的意旨。冀察委員會與日本會有過防共協定，經濟協定，都未經過中央的同意。及至綏遠抗戰勝利，燃起了二十九軍下級士兵的抗日情緒；西安事變結束了之

後，蔣先生的威望大長，宋哲元對中央也不能不有所顧慮了，所以在一些對外交涉上也不斷向南京打招呼。川越在南京開了半年的談判，未曾獲得一絲結果，日本外交系敲不開南京的大門，軍閥便去敲北平的小門。宋哲元怕日本軍閥的壓迫，同時對中央也起了敬畏，於是便把日方的要求拖在一旁，個人躲到樂陵老家去避債。日閥的貪慾豈是躲可以了事嗎？宋哲元在樂陵躲了幾個月，日本的對華政策也由動搖而轉於積極。佐藤上台任外相是日本對華外交最動搖的時候，「對華再認識」的呼聲高唱入雲，日本軍閥也便在這時候定下決心。軍部先干涉了佐藤在議會中的演說，並藉川越回國之機，確定了積極方針。川越於六月二十五日離日返任時發表談話說：「余曾認為吾輩應再認識中國，這語不意引起各種誤會。據余之意，新認識應時給予正在增強與發展途中之國家，俾免發生處置錯誤之危險。日本現已對華給予新認識，余將請求現應為中國再認識日本一如日本所為之時矣。所謂認識日本云者，即是認清日本生存與發展之權利，以及「滿洲國」之生存與華北間之必然的聯繫。」這幾句話很足說明日本政策已轉於積極。就在這時候，日本先在黑龍江對蘇俄挑一下釁，結果蘇俄縮了頭，砲艦白被擊沉，並從爭奪中的兩個小島撤兵而去。我在「北方的烽火」中說：「黑龍江事件是日本對蘇俄的一個試探。她選擇蘇俄紅軍正興大獄的時候去試探，這一試探她成功了。蘇俄的縮頭，使她知道一些虛實，當她移其鋒於中國時，在某一限度內，蘇俄是不會出來管閒事的。」到這時一切條件都已具備，於是七月七夜的蘆溝橋事件便爆發了。蘆溝橋事件並不一定便是中日全面戰爭的起點；但是星星之火卒肇燎原之禍者，實有客觀上幾方面的原因。（一）日本方面決心鬧事；（二）二十九軍下級士兵的抗日情緒為綏東抗戰的勝利燃着；（三）宋哲元仍想敷衍退讓但又顧慮中央責難，於和戰兩方面皆不能採取堅決態度；（四）中央承襲兩廣事件及西安事變的統一精神，對外不能再作過量的屈讓。蘆溝橋事件，在外形上，與豐台事件完全一樣。那次日方說丟了「匹馬，便拿去了豐台；這次日軍說失了一個人，何以便不能順利的拿去蘆

溝橋？就因爲有以上幾個原因的摩擦。七月七夜日本軍隊既然尋釁，抗日情緒甚高的吉星文團便抵抗了。蔣先生那時正在牯嶺上籌開廬山談話會，「接獲溝橋的警報，立即向平漢線動員調兵。日閥既在當地遭遇強烈的抵抗，同時又看出廬山的決心相當重大，這時近衛着了慌，軍閥却決心調兵作重大壓迫了。這時的形勢，在我們這方面，中央既已動員軍隊，以我們的大決心，打擊日方的軍事投機，未始不可大幹小了。但是，宋哲元趕回天津，一直想屈讓了結。中央在「備戰」的心理下既不肯先發動戰爭，仍在觀望形勢，以冀和平了結。這兩個心理碰在一起，使我們在軍事初期吃了大虧。在那時，日本兵力是不夠的，所以他們很恐慌。但是，張自忠拚命磕頭，宋哲元也想屈讓，一邊打，一邊和。因爲怕日本，所以不敢勇敢的打；因爲怕中央，所以不敢痛快的和。南京方面則斬釘截鐵的說：「不得中央許可，地方任何交涉皆歸無效。」這樣日本身隊已調進平津幾個師團，天津談判已簽了兩次字，宋哲元對中央的報告，仍是絕對否認有簽字之事。七月十九日天津談判結果，二十三日纔報告到南京；及到二十五日中央電宋答應「中央願與地方共同負責」了，廊坊及廣安門的衝突已起。到這時日閥的布置業已完成，決心已全暴露，宋哲元纔通電決心抗敵，接着南苑一個大壓迫，他放棄了北平，毀掉了天津，中日戰爭的局面決定了。

一件大事情，絕不是偶然的，它有歷史的背景及決定的條件。歷史的功罪是以成敗論的。對於兩國政治家把中日局面導引到這個地步的歷史功罪，我不願作過早的批評；但於構成這件大事情時條件則不能不比較客觀的指出。在這許多條件中，日本軍閥的大陸野心是主要的一個，而我們在態度上欠堅韌，在技術上太參差，確使我們吃了很大的虧。好了！現在中華民族已整個的走上自衛求生的神聖戰場了，我惟有決心抗戰，拚命殺敵，以取得最後的勝利！

對外的戰爭既然爆發，軍事的利益高於一切，我們指斥敵人的殘暴兇狠，責摘日閥的欺騙狂謬，鼓

舞同胞的抗戰決心，勉勵健忘的奮勇殺敵，同時爲了保證我們的最後勝利，並不惜指出我們的弱點，以圖督勵糾正。我爲南北戰場忠勇將士的壯烈犧牲而感泣，也爲一些徘徊觀望臨陣脫逃的怯懦人們而憤慨。劉汝明的貽誤軍機，李服膺的臨陣脫逃，我氣極了，我說：「腐舊的渣滓掃除了，自然會有新生的力量迸發出來。壞的軍隊逃了散了，剩在戰場裏面的及補充到前線上的，自然便是好的鬥士了。」這雖是氣憤話，我却異常祝禱中國的男兒都做好好的鬥士，不要做供大時代掃除的腐舊渣滓。

戰爭天然就是創造國家生命改造人民生活的機會，我們在這個神聖的民族戰爭中，除了盡力爭取軍事的勝利外，同時還要相配合的注意到政治機構的健全，人民生活及意識的改造與糾正。這些問題所包含的方面太廣了，要請憂國之士大大的努力，我自然也願意拿着馬鞭跟在後面跑。

戰爭雖已經過三個月，其實是剛剛開始。大時代纔剛剛開始，今後的艱難還有許許多多，今後的局面也將無限的開展。這需要忠勇將士的更忠勇的奮鬥，憂國之士的更謹慎的努力，我這本小書只是對這大時代的一個初獻，我竭誠祝禱，我的筆今後寫出國軍的大勝利，國家的大進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於砲火擁抱中之上海

(王芸生) (本文節錄國聞週報十四卷四十六期)

第五章 鞏固統一抗戰到底

反日武力侵略的民族戰爭的發動，已快到半年了。這半年抗戰過程之痛苦經驗所給予吾人深刻認識：是我們要一直抗戰到底，始能爭取民族生存；是我們要努力鞏固統一，始能抗戰到底。

在幾個月的抗戰當中，我們誠然失去了廣大的土地，連北平天津上海乃至首都南京等文化政治經濟中心，都相繼淪陷於敵人手中了。然而我們決不應以此自餒，我們原是一個國權遭帝國主義蹂躪的國

家，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且是一向被敵人估計在幾個星期之內就可全部征服的國家，以我們這樣的國力，應付一個高度發達資本主義強敵所發動的強烈侵略戰爭，居然要使敵人在預想以外的長期間內，付下預想以外的莫大代價，始能博得當前的些許勝利，這，我們不但不應以此自餒，且反而因此愈益振奮。

不過，戰爭是一大大實驗，同時也是一大批判。根據過去數月的戰爭經驗，使我們深感到：對日戰爭誠然把國內多年的分裂現象統一了，但那種統一如其能進一步的團結，進一步的鞏固，則在內政外交諸種國策上，當可表現較為合理，較有統制的步調，從而表現出更較堅證實的抗戰力量。既往不咎，來者可追。在這危亡緊迫關頭，我們全國朝野上下人士，應急痛自警惕，在抗戰到底的大目標下，鞏固統一而專誠擁護領袖，排除個人小我利害打算與意氣爭執，則為鞏固統一的基本條件。以目前情勢而論，對於抗戰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擁戴，已為舉國朝野人士一致的傾向和堅守不渝的信念。但在朝野人士間，在舊來諸黨派關係間仍無可諱言的留殘下了一些不必要而且有乖抗戰目的的疑忌與磨擦，多一分疑忌磨擦，則減一分抗戰力量。我希望全國智能有為之士不要在這些方面浪費了個人精力，貽誤了民族前途，始終在以此自勵自勉，我個人始終在企圖化除朝野間各黨派間的隔閡，而造成全國一致挽救危亡復興民族的共信。

特團結精神與鞏固統一，並不是抽象的寄之於空言，而是要在當前抗戰的許多重要緊迫的問題與國策上，從大處遠處着眼來達成合理的有效的解決，例如：

第一，就政治機構問題說，爲了抗戰的需要，對於既成的政治體制，當然要設法求其充實爲調整。然而這種充實與調整的施行，都應以便利抗戰活動的推進爲原則，不顧戰時急需的門戶成見，利用戰時機會的攘竊企圖，同樣有礙政治機構的調整，若把這種個人小己利害關係的打算消泯了，那政治機構究

應如何調整，在如何的限度民主化，並採取如何的步驟來「改革」等等問題，就不難隨戰爭的實際需要，而得一合理的解決了。

第二，就外交問題，目前許多人對於外交上的問題，都抱着一些悲觀的疑慮：我們是不真在英美法蘇間「尋求與國」？某某國家怕不會出兵援助我們？對日不撤回大使的用意何在？所有這些疑慮，誠然有一部分是由於實際事實的反映，但那種事實的形成，却又是因為統一不夠鞏固，意志不夠融合，以致在外交步驟上難免不顯出一些不够明確的表現，與模糊不清的觀念。但時至今日，全國上下已經確定誰是我們真正的友人或「與國」了，我敢相信，我們的與國不久將有機會表示其更大的友誼。至若對日絕交與撤回駐日大使問題，早已因北平傀儡政府的成立，而成爲亟待急需解決的問題了。

第三，就民衆運動問題說，抗戰幾個月中所感到的最大缺陷，就是我們沒有利用我們在人口上對於敵人的優越，我們沒有把民衆力量與軍事力量配合起來。像我們這樣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一個產業雖落後，但却有廣土衆民的國家——與強敵從事戰爭，當然要盡量迴避敵人的優點。而發揮自己的長處。我們不能藉落後的經濟組織來動員廣大民衆，勢不能不藉政治的社會的軍事的力量，把民衆組織起來。然而，幾個月來，組織民衆的呼聲儘管普遍，其需求儘管隨抗戰的加緊而日益增大，而實際的民衆運動，仍只局部的在若干戰區見諸實行，這原因，依舊是由於團結的意志不够融合，統一不够鞏固，以致在民衆運動的發動上，引起了許多不必要的顧忌和不應有的妨礙。當前的緊急情形，已不允許我們猜疑瞻顧了。我們在朝在野的人士，應立即下決心，破除地盤主義，破除不切實際的形形式主義，破除高調的口號，在全國民衆動員的總綱領之下，造成真正全民抗戰的局面，以挽回當前的頹勢。

此外，如安定後方的傷兵問題，難民問題等等，誠與前述三大問題持有息息相通的關聯。但這類問題，目前雖亦非常緊迫，大體是技術性質大於其原則性質；成們如對政治機構問題，外交問題，民衆運

動問心，都能破除成見，破除私的利害計較，以公忠體國的精神，以相忍爲國的精神，從大處遠處予以考量，而求得國策的明決確定與一致支持，那就是從實際的狀勢中鞏固統一，同時也就是以最有效的方

法，最大公無私的態度來推進民族戰爭。

總之，當前抗戰到底的先決條件，是儘可能的多方的設法鞏固統一。

第六章 內求統一外求獨立

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傳統政策，是利用我國封建勢力，扶植我國割據力量，甚至豢養漢奸來破壞我國統一運動，以遂其分割蠶食之野心。

我國的對策，是隨着民族意識的滋長，以極快的速度來完成國內的統一，建立近代化的國家，以對外抗禦侵略。十七年的北伐完成，是事實上的統一；二十年的國民會議，是法理上的統一。二十年以後，統一的基礎，更隨日寇之侵略而日益加強。這十年以來的歷史，對內是統一運動的成功，對外是獨立運動的開始。惟有對內統一運動的成功，才能悉力抗禦外侮。所以內求統一，是外求獨立的先決條件。我們抗戰的力量，是建立在國家統一之上。我們要對外向日寇發揮長期抗戰的功效，對內必須再全力鞏固並加強統一的基礎。我們是統一而後抗戰，並非抗戰再求統一。不過建國之初，以地廣人衆，所以統一的條件尙待強化。

所謂統一國家，以我國國情言，最主要的是外交的統一，軍事的統一，內政的統一，財政的統一，其他如交通，如教育，如語文，如水利，如度量衡，如禮制等等，亦均爲我國尙待努力漸求統一之目標，以軍事統一言，自然包括軍政，軍令，軍事教育等各方面，此爲任何國家所應具備之條件；至言對

外戰爭，則此尤爲國防軍建設所應首先注意者。

統一的意義及其條件，本來是很明顯的；抗戰以來，有些人在「統一」之下加上「戰線」兩個字，未免反覺得晦澀費解。解釋所謂「統一戰線」的文字也不少，但似尙缺乏確切明晰的定義；比較特殊一點的，有下列兩種：

一、謂統一戰線是各階級的聯合戰綫。實則中山先生所揭櫫的國民革命，便是農工商學兵聯合的全民革命，這本是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方略，在抗戰前早已遵此進行。所謂「統一戰綫」之義，如果如此，則亦並無新意可言，自無另玩名詞把戲之必要。何況中國社會的階級性並不明顯，事實上亦僅有大貧小貧之分，任何階級的利益只有在合力對外爭取民族獨立之後，才有實現的可能而且農工商學是職業的分別，並不是階級。

二、謂統一戰綫是各黨派的聯合。實則抗戰以來，全國一切力量，均已集中在國民黨領導之下抗禦暴日。即以共產分子而言，亦早已聲明，不但以國民黨之主義爲主義，而且對領袖矢赤誠擁戴之忱；但是共產分子能貫徹其前此發表之反正宣言而奮鬥，此外別無問題。有些人說國共兩黨應聯合成爲統一戰綫，再消滅其他黨派，使加入這戰綫。這種把「戰綫」當做組織解釋，固已新奇；且五萬人之共產分子對二百萬人之國民黨，則稱聯合，而對於其他次於十萬人之各黨派，則謂應消滅之，在理論上自亦欠缺一貫和公平。退一步言，即使這種雙包案式的組織實現了，也只能對黨員發號施令，對其餘四萬萬以上的人民又怎麼說呢？更有什麼合法的根據呢？

總之，無論言抗戰或建國，鞏固統一均爲第一要着。統一便是統一，何必畫蛇添足？要完成統一，對於法治觀念尤應有充分的培養。所謂法治觀念，一爲守法，亦即守紀律之意，約法是我們的根本大法，此外則政府法令，尤其是戰時法令，均應嚴格遵守。二爲制法，亦即制度化之意，一切口號標語，僅

能視為精神教育的工具，更不能即以此為根據來對人民直接執行，必須制成法律，然後人民才有服從的義務。此不僅為集中抗戰力量所應注意之點，亦為到達憲治必備之基本條件。

（葉溯中）（本文採自民意第十九期）

第七章 真正統一的義意

日本帝國主義七個月來侵掠中國最大的成績，是促成了中華民族堅強的統一。十年來因建國主張的不同，觀點的歧異，意見的參差，使中國國民黨未能如期完成他救國建國的工作。這一次，在史所未有的野蠻國家的砲轟彈炸，殘暴屠殺之下，一個睡了幾百年的巨獅，一盤缺乏韌性的散沙，在最高領袖的指導之下，堅密膠固起來，發出驚人的怒吼。這怒吼，振動了全世界的人心，嚇抖了敵寇的魂膽。

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策略：第一是要打倒軍閥，建立革命的政權來實行三民主義；第二是要摧毀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求民族的澈底自由獨立。這一個唯一而正確的革命路線，乃因一部分人的誤解和信仰心的不堅定，竟遭受了許多的波折，這真是中華民族最不幸的痛史。

自從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發生之後，十年來國民黨對於統一工作的努力，要求加強國家民族統一的呼聲，在中國每一個地方，每一個人心裏一致響應出來，這是國民革命第二期的開始，中華民族復興的起機。

要謀中華民族的復興，要完成國民革命第二期的工作，必須先有一個統一的國家。幾年前大家紛紛爭訟的這一個國策，在敵人砲火侵掠下完全解決了。因為大家知道非團結統一，集中力量，不足以禦強暴，不足以救危亡。惟有真正統一，集中力量，在一個信仰一個領袖一個政府指揮之下，才能夠擔得起

復興民族的大業，才能够實現第二期國民革命的工作。

可是這個舉國一致要求，而且事實上已經實現的統一，竟還有人作無謂的辯解，發多餘的議論，這實在是奇事，若因此而引起摩擦的誤會削弱團結的力量，那豈非成了誤國的罪人。

團結統一，集中力量，並不是什麼晦澀的名詞，更非唱唱的口號。一個國家的國民如果意見紛歧，行動不一致，力量分散，自相衝突，就是要求國家安定都不可能，那裏還能抵抗強暴的掠奪？可是團結統一，並不是說大家不聲張，不行動，不管事，讓主持國家生命行動的政府好也罷，壞也罷，做一個不識不知的老百姓便算是團結統一；尤其在我們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有意見要儘量貢獻，有能力要加倍服務，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把一切的力量統一個指揮之下，這纔是真正統一。

主持中華民國的生命與活動的最高機關是國民政府，國家行動所依據的最高綱領是三民主義，實行第二期國民革命的方略是中山先生所遺留下來的及國民黨歷次決定的國策，如果我們真正實行團結統一，就應該毫無猶疑地服從國民政府，服膺三民主義實行國民黨的革命方略。此外還有什麼話好多說。

韜奮先生在最近抗戰三日刊上勸有些人要認清統一是要各黨各派集中於國民黨領導之下，他說「這一個基本觀念如不認清楚，往往不免勾心鬥角消耗精神才智於對內——勾心鬥角消耗精神於怎樣消滅這一個偉大的力量——的各因素，而不注於怎樣「集中力量」來共同對付我們的民族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樣傾向所引起的糾紛，徒然分散一致對外的力量，在客觀上是無異幫助日本帝國主義分化中國的抗日力量，這是最可痛心而應為國人所極力避免的。」韜奮先生的這段話，不僅是正確的解釋，也可以說是真正大眾的意見。

我們懇誠希望大家不要把「統一」當作高唱的口號，更不要加上什麼深晦的離心的見解。大敵當前，惟有步驟一致，咬緊牙關，集中一切力量同強盜火拚，更希望凡是領導大眾的知識份子，從明確的

認識當中行動起來，在實行三民主義的共同組織之下，發揮我們偉大的力量。

在去年國慶節時，蔣委員長告誡全國同胞要持久奮鬥以求真正的勝利。他說：「國際的同情是使我們興奮，但決不有所可以倚賴。我們必先自助，他人始能助我。」他告誡全國國民：「第一要抱定堅苦卓絕，不顧犧牲的精神，要百折不回，奮鬥到底；第二，要在抗戰中間，表現我們的統一，加強我們的團結，在民族最高利益之下，絕對的尊軍紀律服從命令，博得最後的成功；第三，要確立必勝的信念，因為我們這次抗戰，不僅為民族生存而抗戰，亦為人類公理和國際信義而奮鬥。」現在我們抗戰的工作，已經到了艱難嚴重的階段，凡是真正愛護民族，赤誠保國的中華民國人民，就不應該「別具懷抱」來做利敵害己的工作，且不應該濫發言論，肆意宣傳來破壞統一的力量。

國家正遭遇着最嚴重的關頭，我們要抱持「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信念！

一一

我們敢說，在目前，凡是真正愛護中華民國的國民，沒有一個不熱誠地要求澈底的統一。

反對甚至於企圖破壞統一的，祇有兩種人：其一，是眾人皆曰可殺的漢奸；其二，是侵略我們的日本帝國主義者。

漢奸反對統一，並企圖破壞統一，他的動機可以說是很簡單，就是要出賣民族以求他個人的榮利。所以，有史以來，凡是願充漢奸的，都是一些寡廉鮮恥毫無人格的東西。我們看看現在這些漢奸，在狐狸尾巴沒有顯出之先，不是貪官污吏，就是土豪劣紳，不是無恥的政客軍閥，就是洋奴買辦，流氓地痞。我們對於這些毫無人性的漢奸，除了澈底撲滅清除之外，用不着再說什麼話。

侵略我們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要破壞我們的統一，分裂我們的民族，這是一切帝國主義者企圖吞滅一

個獨立國家共同的一貫政策。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有兩個最毒辣的方法：

一、造成民族的分裂；

二、加強資本的統治。

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我們的國土之後，第一步利用漢奸組織偽政權，割裂我們民族的統一；第二步強迫日本的資本家大量投資，藉以消滅我們經濟的獨性。同時排斥其他國家在華的經濟勢力，造成他的獨佔性。

一切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的手段，都不外侵略，分化，剝削，統治，壓榨，恐怖，欺騙，屠殺，這些極卑劣的方法。

日本統一雖然抱着吞滅中國的野心，可是因爲手段愚笨，眼光短小，他雖用盡了種種卑劣的方法，終於遭遇到中華民族堅決的抵抗，挑起了一個爲求民族獨立自由的神聖而戰。

因爲目前有舉國一致要求加強統一的呼聲，使我們不得不回憶思索過去未能澈底統一的原因。

以一未能澈底統一的緣故，我們可以歸納爲如下的幾種：

一，信仰不一致。過去以少數人爲中國建國的程序和綱領，不相信三民主義是一個最適宜最完善最高的原則。因此，在最近十餘年來，有一部分人公開的或祕密的爲反對這個建國原則，發生了至堪憐痛的理論與行動的爭執。

二，對於政府的不服從。過去有一個期間，有一部分人，因爲對於政府和人事間的誤解，認爲政府並沒有誠意實施三民主義的建國工作，因此有好幾次公開的或祕密地發生了對抗中央，阻撓一切的行動。

三，爲圖個人私利而反對統一。好幾年前，曾經聽到一種流行的痛語，「正動不行，就反動」的人，

惟一的目的在鑽營個人的利祿，所以他惟恐天下太平，不能從中「混水摸魚」。這些為圖個人私利而對統一的大小政客統一，也是造成過去不能澈底統一的一個因素。

以上三種事實，雖不是過去未澈底統一惟一的原因，至少是一個最顯明的現象。

這些現象，在目前，我們可以說完全消除了。因為第一，現在沒有人不坦白地表示，承認三民主義是最適合國情的建國最高原則，沒有人不公開宣布，誠心誠意願為澈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第二，現在沒有人不表示服從國民政府，服從最高領袖，沒有人不遵奉國民政府的命令，沒有人不聽命最高領袖的指揮；第三，一切為圖個人私利的人，除了公然做漢奸之外，應該沒有人不在民族生死存亡鬥爭之下，放棄他個人利益的活動。至少，沒有人敢以反對國家澈底統一來做他「混水摸魚」的惡夢。

所以，從目前的事實來說，實在沒有妨礙國家澈底統一的因素存在。問題是，怎樣完成堅強澈底的統一？

無論從中外那一個國家的歷史來看，當一個國家發動獨立戰爭的時候，凡是國內統一的一定勝利，分裂的一定失敗。美國的獨立，意大利的復興，德意志的興起，日本的維新，是一個前例；南宋的覆亡，晚明的被征於異族，又是一個例子。

所謂統一，澈底的統一，至少要做到下列幾個條件：

第一，政治最高主權的統一。在學理上，不論主張國家主權是一元的或是多元的，但是政治最高主權總是一個。具體的講，最高政府只有一個。這個最高政府的命令，必然是通行全國，普及全國的領土每一個村落。

第二，政治制度的一致。因為是一個澈底統一的國家，各地方的政治制度應該絕對一致。縱使因地理上種族上有特殊的原因，存在着特殊的組織，而這個組織必然是中央制定的，決不是各地方以割據的

形式各自爲政。

第三，法律通行的一致。一個國家的國民，在法律的前面完全平等，這是現代文明國家的通則。在一個統一的國家裏面，決不容許有不同的法律和不隸屬中央的法院存在，這是常識上都知的事，用不着多說。

第四，軍事上絕對統一。一個國家的武力，是直接保衛國家安全，維持國內秩序的工具。國家有了危險，中央政府可以立刻調動全國軍隊保衛國家的安全；國內如果有了不安，政府可以派遣任何地方的軍力來擁護地方的安寧。假使一個國家軍事不能統一，外不能抵抗侵略，內不能維持治安，這就不能算是統一的國家。

在目前，正當神聖獨立戰爭最嚴重的關頭，國家澈底的統一，真正的統一，已成爲舉國一致的要求，我們應該使大家一致認識，督促政府迅即採取一切澈底統一的設施。

統一是舉國一致的要求，反對政府阻撓澈底統一的，就是漢奸。

（董蒙聖）（本文採自民意周刊第九第十五兩期）

第八章 統一抗戰與三民主義

今天的偉大氣象，爲日本軍閥忌視仇視的氣象，是國內各黨派各階級的大團結。如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黨，以及無黨無派的各種團體，各界領袖，都在三民主義的旗下，一致團結，抗敵禦侮，這個大團結，以抗敵的軍事爲最切迫的動機。但是他的意義決不止於軍事一方面，外交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政策，都已有共同的認識，或者還在需求共同的認識，有了共同主張與共同行動的團結，才算得真實的團結。如果大家只是爲軍事的作戰而團結，固然不錯，却是不夠。如果大家只是

爲了戰事，那末，戰勝就爭功，戰敗就分手。這在軍事力量比較薄弱的中國，對於暴日堅苦作戰的民族行動上，豈不是一番笑話？這種笑話，裏面包含着可怖的矛盾，足以使中國亡國而有餘，如果大家只是認爲政府有了足以領導抗戰的軍事力量，才來團結，固然不錯，却也可悲，大家須要知道，這個政府是中國民族的最後的政府，這點力量是中國民族的力量，這個政府的失敗和滅亡，就是中國民族的失敗和滅亡。在日本軍閥手下滅亡了的中國，至少一百年以上不能翻身。

全國各黨派各階級的團結，至少，有三個問題要加解釋。第一是大家爲什麼要團結起來打仗？第二是大家怎樣的團結起來打仗？第三是大家要打出一個什麼收穫來？我們現在依次序來解釋。

大家爲什麼要團結來打仗？這個問題的解釋，在三民主義的第一個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一個意義，是國外民族一律平等。爲了世界各民族の平等與和平，爲了中國與世界各民族平等與和平，我們中國必須打仗。在今日，世界上有一種國家，要打破國際的平等與世界和平。如日本就是其中最猖狂的一個。他要征服中國的民族獨立精神，要佔領黃河流域的土地。還有一種國家是要維持國際的平等與世界和平的。如英法美蘇。他們有的是爲了自己的經濟復興，有的是爲了散布在世界各處的殖民地的保守，有的是爲了社會主義的建設。無論怎樣，他們都是需要和平的。中國現正受一個要打破世界和平及侵略中國的領土的國家以軍事來侵略。中國的民族獨立及領土完整，只有與世界上愛護和平的各國相互連結起來。中國國民黨五屆中央三中全會的宣言上面說過中國政府要走國際和平的路線。這次抗日軍事，就是這個根本政策的一個表現。我們要從國際的和平壁壘及集體安全裏面，打出民族獨立的一條血路來。我們的打仗也就是要保持國際和平的壁壘與完成國際的集體安全制。如果中國分裂或是滅亡，那些要打破世界和平的國家，便要氣餒萬丈，實力高張。這樣一來，世界上就沒有一角沒有一隅，可以得到和平。我們不能想像到中國分裂或滅亡以後，世界愛護和平的國家還有一個能够保持和平。愛護和平

的國家爲了這一點，都來維護中國的完整，支持中國的抗戰，幫助中國取得永久的和平。這裏面含了偉大的意義，正確的政策。軍事行動雖然是主要的方法，却不過祇是其中一個方法。

全國各黨派各階級怎樣團結抗敵？這第一個問題的解答，就是三民主義的第二個主義，即民權主義。今日的中央政府，以民權主義來求得各黨派各階級的大團結，這個基本政策，正是大家所由團結的方法。

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種鬥爭，又是一種組織。在民主政治之下，各黨派各階級可以充分拿出自己的主張來求得選民的擁護，這是一種鬥爭。但是，歐美的民主政治是和民族國家一并發達起來的。歐美民族國家並非因爲民主政治的發達，四分五裂，割據自雄，所以說民主政治又是一種組織。歐美各國，在平時，各黨派相互競爭。一到戰時，大家就團結起來了。只有革命能够發展爲內戰。只有革命有時乘對外作戰的時機發動起來。不過，革命乘戰時發動，在侵略別國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合理的。在一個侵略國裏，統治階級及執政黨，使因革命而倒壞，被治階級及在野黨還可以自存自立爲一個國家。如果在一個受軍事侵略的國家，就可不是這樣了。滅亡了的國家，是沒有一個黨派沒有一個階級可以不做亡國奴的。我們中國的今日便是後面這個情勢。我們很難想像到國民黨被日本打倒以後，還有一個能够樹立完整國家及領導全國抗日的黨派可以存在。除非他是漢奸，他決不能存在的。我們也難想像到日本占領中國土地以後，資本家和勞動者有一個階級可以自由生活自由發達的。因此大家在日本軍閥侵略之下，漸漸的化仇爲友，團結起來，團結的方法，就是民主制度。

這個民主制度與十九世紀歐洲的民主制度不同，這個民主制度是在世界的民主國家正受侵略而世界的和平秩序正受威脅的時代，爲了集中權力而構成的。這個民主制度，不是一種鬥爭，乃是一種集中力量的組織。

第三個問題，即各黨派各階級要打出一個什麼社會來？這個問題的解釋，在於三民主義的第三個民生主義。民主主義是反資本制度的。但是民主主義不主張用階級鬥爭的方法打破資本制度。在一個先民的資本主義國裏，不用階級鬥爭，沒有方法可以打破資本制度，但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後進工業國如中國，在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中，可以打破資本制度，構成社會主義的國家，而用不着階級鬥爭。爲什麼呢？國家現在有銀行資本及交通工具以及各種重工業在手裏，一般工業農業只有依賴國家的資本和交通才可以存在和發達。這些工業農業，在抗戰時期，又必須在國家的作戰計劃之下，才可以存在和發展。他們漸漸化爲完全附庸於國有事業的附合物。這種社會組織，雖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已向社會主義前進一步了。

這三種基本政策，在現前是最低的理想，也就是最高的理想，是這樣才可以延長抗戰，取得民族的獨立。是這樣才可以渡過戰後的恐慌。是這樣，也可以打出一個有計劃的生產的社會來了。

（陶希聖）本文採自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廿二日掃蕩報專論原題爲抗戰及團結的根本意義）

第九章 統一抗戰與中共宣言

我想，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願意國家由分裂而趨滅亡，而希望由統一團結以臻興榮強盛的！

國人對於國家統一的希望，六七年來，是隨着敵人的鞭笞越緊而越覺着迫切。說到統一，這是我們許多烈士五十年來前仆後繼地，在偉大的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用鮮血白骨所澆植的花果。我們今日抵抗敵人的侵略，其抗禦力量，也就建立在這一點尚感微薄的統一意識的基礎上。

近來，好些人都很注意到中國共產黨問題，使我憶起一樁往事。我記得當中東路問題發生時，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都是覺得極度悶渙散的時候。有人說，這是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使中國共產黨感到

黨的利益與民族利益相衝突而發生統一所致的。自從一九三五年八月以後，中國共產黨根據第七次共產國際大會的議決案，把「防止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口號，轉變為「防止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以後，我們聞之，會為之有一度的興奮。

我又看到去年九九月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的宣言，表示參加抗戰，我心中更不勝其同情和興奮。當時我會向校裏的學生演說過這件事，我也曾與朋友中是中國國民黨黨員的討論到這件事，他們也是有同樣的感覺。這種興奮的感覺，在國民黨黨員，在學生大眾，在全國國民，都是普遍一致的。這個興奮的原因，不是別的，乃是國人強烈地希望國家統一的關係。共產黨能夠表示捐除意氣，不再走以往錯誤的道路，而以民族利益為重，來擁護國民所一致信仰的三民主義、國民政府，及民族領袖，自然他們的宣言也能得到國民的同情！

過了不久，我的學校燬於敵人的砲火中，我從戰區中輾轉地到了武漢，有人告訴我，共產黨有了超越宣言的行動了！據他說，在西北，在武漢，或在長沙，劍拔弩張地已表現出來不少。但我不敢置信！

我的不敢置信，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幹分子中，當不乏持重遠慮者，他們會經過千辛萬難，受過十年來痛苦無比的教訓，必會明白政治得失及為人處世之道。他們必認識得清楚，在他國可以成功的策略，未必同樣地在另一國家可以成功。他們也必認清，中國的輿論與社會心理，是認為政治方略的基礎，應建立在政治道德之上，而對於政治道德，又認為與私人道德是不可分的，私人道德重在誠信，政治道德也復如此，要取得國人的信仰，應該顧到行動上的誠信。所以共產黨十年來在痛苦的經驗中，必定正確地教育了自己，深深地體會到十年前奉為共產革命的行動信條，所謂「只問目的，不擇手段，」「退三步，進三步，」「剷除封建道德觀念」等等，移植到中國以後，在事實上必定要遭受民衆無情的教訓。在武漢，我接到在西北的學生寄來的一張傳單，叫做「從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解放周刊）看共產

黨的眞面目，「其中列舉共產黨違反宣言的各項宣傳，共有二十項之多，我當時覺得非常苦悶，好像墮入無底的深淵。苦悶的不是共產黨本身問題，不是共產黨攻擊國民黨的問題，而是目前抗戰前途和中華民國生存的問題！」

以後又在朋友處，在坊間，借到或買到些許書報，覺得中共違反宣言的地方，確有不少處。這是我親自目睹的物證，與僅能視爲間接證據的傳單，更其不同。這使我在流亡之中，又萌長歎欲哭無淚的無言的悲哀。

共產黨第一次宣言中第一條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關於這一問題，我們要知道，三民主義爲中國建國唯一的最高的原則，有五十餘年爲中國解放而奮鬥的歷史，所以凡違反它的思想與行動，無不遭受嚴重的失敗。十年歷史的中國共產黨所以受到艱苦的教訓，也就是因爲它十年來違背了三民主義，離開了國民革命路線之故；時至今日，共產黨重復來歸，這是它在痛苦的經驗中，重新領會了三民主義的真理，我們國民在珍惜國力觀點上，在厚愛中共觀點上說，自然爲之欣快至於泣下，更那裏有絲毫咎責既往的心情呢？

三民主義不能說是中國國民黨一黨所私有。就歷史來說，就法律來說，它早已成爲建國的最高原則，中華民國的全體國民，人人都有一份繼承權。基於此認識，中國國民黨，自然也極願任何國民，任何黨派來共同奉行建國最高原則的三民主義。同時中國國民黨也有與其他政黨不同的特質，就是它沒有排他性，而具有容他性，它是由救國而建國而治國的革命政黨，它預備將國家建設成功之後，還給全體國民的。這種「爲而不有」的偉大的精神，在總理遺教中，尤其是建國大綱，以及黨的決議案及宣言中，都會充分地表現出來。與其他政治集團，斤斤地重視黨的政治權利，念茲在茲的絕對不同。即以十年來國民政府來說，國民黨的組閣，以集中人才爲原則，決不限於黨員，這與任何國家的政黨不同的顯

例。它具有這樣「道大能容」的特質，所以造成了五十年來的悠久博大精深的與國家不可分離的基礎。它決不排斥他人信仰三民主義，而且喚起廣大的羣衆來推行。十年前中山先生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爲三民主義而努力；其後因爲共產黨與三民主義及國民革命背道而馳，所以有清黨之舉；現在呢？共產黨既然悔悟，所以又允許共產黨整個團體來信仰三民主義，爲建設三民主義共和國而努力。換言之國民黨沒有個人的私仇，也沒有黨的私仇，至多也只有設法消除推行三民主義的障礙力，而且以運用和平的，教育的，感化的，解釋的方法爲主。這是三民主義的創造者總理和繼承者蔣委員長人格的偉大及寬厚之處！它與共產黨基於冷酷陰沉的特性，甚至黨內自相殘殺不休，截然有別。年前流行的批評，說三民主義以博愛爲出發點，共產主義以仇恨爲出發點，洵爲確論。我以爲共產黨這一次轉變之後，既然信仰三民主義，尤應深刻地研究並奉行三民主義的人生哲學及政治哲學，澈底地改造其外鑠的沿襲的政略之特質，然後在政治上社會上才有小成的可能。

但有人說共產黨在陝北舉辦的各學校的課程中，只有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蘇聯共產黨史之類的課程，而無三民主義之類的課程。又從晉北回來的學生中，得知陝北的學校機關會場所懸掛的，到處都是馬克斯列寧，史太林的照片，却不易看見我們偉大的導師孫中山先生的遺像，這也未免使人有身至國外之感！延安共產黨舉辦的書局，所出版的小冊子，只有列寧叢書第三國際訓令（名爲中國問題指南）列寧斯太林傳略等書，沒有一本關於三民主義的書籍。而且內容非常膚淺，篇幅極爲簡短，價格異常低廉，可見這些不是理論的研究著作，而是含有強烈煽動性的宣傳品。又共產黨主幹分子陳紹禹（王明）先生，在去年十一月出版的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一書中，更處處提到：「加強對幹部的馬克斯列寧主義理論底教育」，「一分鐘也不會停止其爲馬克斯列寧主義天才學說的信徒」，「一分鐘也不會停止其爲蘇維埃政權與社會主義的信徒」，「是爲無產階級專政，爲蘇維埃政權，爲共產

主義而鬥爭的最徹底的戰士！……」其中沒有一句話可以說是一個信仰三民主義者所應說的。他和他的團體宣言「爲三民主義而徹底奮鬥」的主張，不但有所違背，而且剛走上相反的道路。這種相反的言論，更無時無刻不對着青年，對着大衆，對着軍隊作有計劃的企圖普遍的宣傳。這是什麼用意？我真不明白！記得李公樸先生，在武漢文化界談話會中會說：「在這時候，還有什麼人不信仰三民主義麼？我絕對不信，可以担保沒有這些事」。如今共黨的主幹分子陳紹禹先生却仍是如此宣傳，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中共宣言中所謂「取消赤化運動」，又將作何解釋？有人說，這是他個人的言論，和整個共產黨無涉，但也有人說，黨員恣意違反整個黨的宣言，那就是整個黨的散漫無組織的明證，否則黨應執行紀律，予以懲誡，這些解釋，是否能令人滿意呢？

再共黨宣言中「取消現在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這也是國人所感覺到興奮的。我們知道，國民政府的法律依據，是基於人民代表集會所製成的訓政時期約法而組織的，它遵行孫中山先生的遺教，也是我國唯一的世界所公認之合法政府。其形成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進步，它在國內代表全中國人民的統一意識，對外代表全國的人格。同時要知道，我們爲什麼否認「偽滿國」和冀東的偽組織呢？因爲它是由外力扶成的來破壞國家統一的組織，是帝國主義所御用的偽政權。當然，誰也不願意中國現在再有此類偽組織的出現！質言之，誰來破壞國家的統一性，國民便認爲是舉國的公敵！

但有人告訴我說，共產黨的蘇維埃的組織，在名義上固然取消了，但實際上還是一成不變的。他舉陳紹禹先生最近出版的爲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一書中的事實做例子，他說，陳先生不但不斷地號召人，要爲蘇維埃政權的信徒最徹底的戰士，而且很明顯地說：「如果有人問我們共產黨員說：中共是否繼續爲中國蘇維埃政府而奮鬥呢？那麼中共對這一問題很清楚明白地回答說：不僅在理論上和思想

上，我們堅決的相信，只有蘇維埃能够救全中國人民和全人類」。據有人說，這本書的出版期固且不說，即以著寫時說，也在共黨宣言送達中央以後，可見取消蘇維埃只是暫時辦法，表面文章，暗中還是宣傳着非組織不可。這又使我起了欲爲解釋而無從的懷疑。

又有人說，陳紹禹先生的文章，常常把國民政府稱爲「南京政府」的，這是中共在西北出版物中習見的通例，顯然帶着惡意的毒素在內。我們要知道，這種毒素，對於中國抗戰是極爲不利的。朋友中雖有人幽默地說，「南京政府」是日本人及漢奸稱呼我統一的國民政府的名稱，不料陳氏竟也這樣稱呼！真的，這種對國家的侮辱，叫我們怎樣容忍得下呢！

同時在西北寄來的解放周刊登載中共宣言的那一期，便有毛澤東先生對蔣委員長妄肆批評的前文，雖然措辭尙覺輕微，但這是否與「擁護蔣委員長」的精神相符呢？

共黨宣言第四條曾說：「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担任抗日前綫之職責」。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統一，總是先從軍事統一入手的，而軍事的統一，又以番號，編制，訓練，參謀等統一爲條件。這也是國防特設的基本工作。任何國家的國防軍，沒有不絕對統一的，而且只受政府的指揮，不能有黨的指揮。這是中國建設爲近代化國家的先決的條件。所以收編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是完成國家統一的必要條件。但是陳紹禹先生却又說：「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所謂用「國民軍改組紅軍」的方法，來組織紅軍和南京國民黨軍隊的抗日聯軍。關於這一點，中共公開宣佈：爲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利益，中共不能同意任何人來「改組紅軍」，因爲把紅軍和南京軍隊混合，就是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消滅中國人民抗日武裝鬥爭中最可靠的武裝力量，這只是與日寇有利而與中國人民和國家有害的事情」。(見上揭陳著爲中國而奮鬥二十七頁)這是什麼話？何物陳紹禹，何以喪心病狂！一至於此，當朋友將這段話讀給我聽時，大家所感到的痛苦及激起的憤慨神情真，

是言語所不能形容！任何政治組織，均屬法團，任何黨員，均屬國民，決不是做了共產黨黨員，便可自外於國民，自外於法律。像陳氏這樣荒謬絕倫的宣傳，為執行戰時紀律起見，國家實依法予以懲處！

一位青年同學告訴我，紅軍取消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骨子裏還是為了解決巨額經費的問題，這話我不願輕信。但看見解放周刊上，「把紅帽子暫時放在被袱裏，不要丟掉，」這在共黨其他刊物中，很可以時常看到同樣的宣傳，即在一月十七日漢口大公報副刊題為「紅鬼」一文中，也有類似的投稿。這不是含有計劃的對士兵的暗示，怕他們戴上青天白日徽以後，真正成為國民革命軍嗎？

再就「待命出動，担任抗日前線之職責」而論吧，有人說，八路軍這次抗日，當時所以未會到察綏前線去，是因為他們在同蒲路等待火車，就誤了許多日子，可是他們自稱為「二萬五千里長征，」那時是否也乘火車呢？這件事究竟如何，姑且不管。不過去夏出版的國聞週報中，載有長江先生陝北之行一稿，內敘毛澤東先生的談話。毛自詡為戰略家，並謂戰略上的口號，往往與政治企圖，真正目的不同。即以前年紅軍揭發援義而言，當時並非真欲到綏遠去；不過欲假道山西以取得山西。如果當時中央軍不自東予以嚴重壓迫，他們將割據汾河沃野，一面補充實力，一面號召全國以反對中央。這一次他們動員之後，過了好多天，僅僅由陝西到了山西，是否戰略與上次高呼援綏時仍然相同，那就我們不得而知了。

有一位西戰場回來的朋友說，八路軍的得意作，是平型關可貴的一戰。但平型關之役，八路軍游擊所以得才，是因為正面忻口一帶的正規軍，作有極壯烈的抵禦犧牲。現已時過境遷，在三個月以上了，的許多正規軍以血肉與敵人抗戰獲得的勝利，經他們自我宣傳之後，似已改變了事實，且對稱為「友軍」這其他國軍，並有許多文章很誇張地鋪述着紅軍怎樣到處受人歡迎，將所謂友軍形容得十分可憐。所

以有人批評，即言自我宣傳吧，也不能如此地稱呼並奚落共同抗敵的軍隊，這簡直是一種有意的侮辱！徵諸足球比賽為例，這也是一種犯規的不道德的舉動。

現在平型關尚在敵手太原失陷又是未曾收復。以前被宣傳的大眾，以為游擊戰是如何神奇，可是近來便又不同了。陳西澗先生在武漢日報一月十五日星期專論中關於游擊戰一文，其所指出的種種問題；及對於八路軍戰績的批評，我很希望將來能有事實上的答覆。

據有人說，八路軍從瑞金出發時，共有十數人，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後，喪失不少，雖再經西安事變後的補充，但到改編時，亦只剩下四萬人；而開赴山西參戰的，則不過二萬人左右。這是否事實，姑且不論。但這次動員參加抗戰的軍隊，當在百萬人以上；就以四萬人來說，所佔也不過廿五分之一。再言陣亡者人數，據有人估計，約在三十萬人以上，而其中為國民黨黨員的約在廿萬人以上，他們視死如歸，殺身成仁的犧牲精神，自為我們國民所熱烈欽佩，就我們國民的立場來說，當然希望中共也應具有國民黨為國犧牲的同樣精神。

我們極迫切而又誠摯的希望，是全國能够堅強團結；而團結的基礎，又必須建立在統一上面，而後方能堅強鞏固。共產黨的第一次宣言之所以可貴是因站在完成統一基礎上立言，所以能得全國人民的同情。但是共產黨第二次宣言中，對於第一次所提出的四個條件，並無一言提及，而具在國難嚴重之中，對於自己一黨的利益，反有得寸進尺之勢。所以國民對之，轉覺淡漠了許多。又如陳紹禹先生所說，共產黨至今還因國際及國內時機均未成熟，所以未曾充分取得政治上的權利。但是時機成熟之後，又將怎樣呢？在第二次宣言中，已有修正第一次宣言的姿勢，而陳氏言，是不是又預留取消前言的地步呢？我們要記得現在是國難最嚴重的時候，大家應該履行義務，不應恣求權利。中共第一次宣言發表至今，不過四月，而陳氏個人的言論，已是反復無常，我真不了解他們的辭典中，究竟有沒有國人一致重視的

「政治道德」這個名詞？

還有人說，共產黨近年來也大談民主了，就以他們所認為「民主模範國」的蘇聯來說罷，蘇聯是以共產主義建國的，由布爾塞維克執政權的，國父是列寧，可是在有名的史太林憲法中，是否允許共產主義以外的思想，共產黨以外的政黨存在？凡違反它的建國精神，必遭很大的罪罰。同樣地我們反省過來，中華民國國父是誰？不是列寧，而是孫中山先生。建國精神是什麼？不是共產主義，而是三民主義。建國的黨是誰？那是中國國民黨。在這裏，中國向走民主之路，究竟應取何種態度，至少是自稱「爲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的中共先生們，應該加以比較的研究。

我很同情七年前時事新報的一篇社評，大意是說，一個國家的建國也好，中興也好，人民大眾對於這國家中心的思想，中心的力量，中心的領袖，能向心的即能興盛，離心的即趨衰亡；中國的復興前途，必須朝着向心方面走才行。共產黨的第一次宣言，那是表示向心走的；可是實際上究竟如何，是向心呢？或是離心呢？欲使民族復興呢？或趨於衰亡呢？這是共產黨應該自加深刻檢點反省的問題。

根據這些話作個概括吧！我們希望全國大統一，來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同時一個政黨的要求社會的同情，尤其是中共，更不能不拋棄十年前爲社會所習見而起厭惡心理的，那一套開口策略，閉口策略，以及咄咄逼人的姿勢，口是心非的行動。他們所最要顧到的就是政治道德和誠信。說到這層，我們所希望於共產黨的，也就是要充分而又切實地履行第一次宣言中列舉的四點，以取信國人！不必說國民黨，普通三十歲以上的國民，對於共產黨所謂策略，領教過的也屬不少。如果當面這樣甜甜蜜蜜的一套，背後又是另外陰辣辣的一套；現在武漢雖然已經改善了一套，而在別的地方仍是不同的一套，那畢竟是不能掩蓋天下身目的。

自然，我這些話，好像都是對共產黨而說的，可是我個人的態度，對國民黨也不無求全責善之處。

不過說到統一團結，細觀近年來，因為日寇的侵略，國民黨內的派別糾紛，確已消滅，朝着團結禦侮的大道邁進。它對已如此，對黨外也是如此。它能迄今猶為國人所信仰擁護，此亦當為原因之一。這也是能有識大體的政治道德之故。在野黨的內部團結，依理應更比在朝黨為鞏固；可是，就中共的宣傳品來觀察，它十年來的歷史中所走的路綫，不知已轉變過多少次，而每次轉變之後，黨內傾軋排擠的大糾紛，便隨而發生不已，迄今猶然。它的黨內的團結精神如何，可想而知。

我記得大公報記者王芸生先生，曾為站在國家立場上，對於中共過去的行動，有善意的批評，即被共黨加以痛罵。（見張聞天（洛甫）作關於十年來的中國共產黨一文）。我現在說的這些話，我也自知是不免開罪了共產黨，有被以待王芸生先生的同樣待我的可能。可是我想，我所說的都是善意地希望中共朝好的方面做去，指出了違反國民希望的危機，而且為許多人共見共聞的事實，那又何必諱疾忌醫，而不貢獻有利於病的苦口良藥呢？

末了，我得重復地說，我與其他國民，是同樣的希望，我只熱切地希望國家真實的統一，加緊的團結，在二民主義信仰，國民政府及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抗戰到底，取得最後的勝利；所以不辭一切，來陳述有利於大統一的區區意見。

（陳國新）（本文採自民意周刊第七期）原題為從中共宣言說到大統一的前提

第十章 一黨專政與抗戰

問：蘇聯現在的政治制度是一黨專政嗎？

答：是的。因為蘇聯只有一個黨，別的黨都不能存在，而這一個黨又是在朝黨，怎不是一黨專政

呢？在別的一些國內，有很多的黨，它們輪流掌握政權，有時聯合起來共同掌握政權，通常叫做「多黨政治」。在多黨政治，沒有一個黨可以壟斷政權。如果國內只有一個黨，政治又屬於黨，那它就自然而然地把政權壟斷了。所以一黨政治必然成爲一黨專政。史太林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底談話中明白承認蘇聯共產黨底地位是「一黨壟斷底地位」。他底解釋不過說「共產黨底壟斷是從實際生活中自然地生長出來的」罷了，並未否認共產黨對於政權的壟斷。

有人說：「階級專政與黨底專政是有分別的東西」。蘇聯底政治制度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共產黨專政。其實所謂分別，只在凡屬無產階級中人都得參加選舉因而都得參加政府之一點。但在無產階級專政。其沒有一個共產黨的場合，國內便只有一種政策，只有一種政治活動份子。因此，當選的多是共產黨人。其沒有入黨的亦是接受其政策的同情者，事事跟着它走的，可以名爲「準共產黨人」。於是政權便完全入於黨底手裏。階級專政其名，黨底專政其實。二者統一了。

雖然詭辯派可以堅持共產黨在無產階級專政中的作用是「領導」而不是「代替階級實行專政」，但是很明顯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只有一個黨——共產黨——的場合，所謂領導也是壟斷了的。只有一種政策，工人不得不贊成；只有一種政治活動份子，工人不得不選舉他們。而且要這樣，纔能完成其領導作用，保持其領導地位。所以領導就是代替階級實行專政。

因此種種，史太林說：「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實質上，是它底先鋒隊底「專政」，是它底黨底「專政」。列寧在引出田納爾說他們「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底那個有組織的和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一句話後說：「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只有這個有覺悟的少數纔能夠指導和引導廣大的工人羣衆」。足見領導也吧，階級專政也吧，都不過是一黨專政底外表而已。實質上，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科學的研究不應該剝去現象把握本質嗎？

問：雖然蘇聯不是以黨專政，但蘇聯只有一個共產黨存在的原因何在呢？

答：說這是「由於過去俄國各黨派長期鬥爭中人民意志選擇的結果，即是俄國人從長期歷史鬥爭中厭棄了其它黨派而只擁護共產黨的結果」，是有理由的，我可贊同。但正因為這樣，所以「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完全破產而下台」的事實，是「人工」的而非「自然」的現象。譚新近呈現在我們眼裏的，如對於托洛斯基派，季維諾夫派和布哈林派的爭鬥，是引起很長的黨爭和很大的黨獄，用了「命令」來逮捕，驅逐，充軍和殺戮的。所以今日唯一的和統一的共產黨「一黨獨斷地位」雖非「隨意造作」或「有意空想」，却是至少兼「用行政命令底方法」「造成」的。因此，說「共產黨底獨斷是從實際生活中自然地生長出來的」話，並不完全正確。

有人說：蘇聯只有一個共產黨存在底原因是「由於在社會主義的縱聯國家內已沒有其它政黨存在底社會基礎，因而也就沒有其它政黨存在底必要與可能」。這在我看來，並不合於事實，史太林在二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關於蘇聯新憲法的報告中：「我承認蘇聯新憲法草案的確仍保留着工人階級專政底制度依然有效」。所謂工人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甚麼叫做無產階級專政？列甯說：「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種劇烈的鬥爭，一種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和傳統」。蘇聯新憲法草案既保留了無產階級專政，不就證明蘇聯國內還有劇烈的鬥爭，還有階級鬥爭，因而有其它政黨存在底社會基礎？有其它政黨存在底必要和可能嗎？所以蘇聯之只有一個共產黨存在，乃是共產黨排斥它性使然，是共產黨「實行「黨外無黨」底政策」使然。

假使真地要說蘇聯底一黨存在由於國內沒有別黨底社會基礎，那就必須相信史太林在前述報告中的

這幾句話：「現在蘇聯只有兩個階層，即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層底利益不僅不彼此敵對，而且恰恰相反是互相融洽。因之在蘇聯並沒有幾個政黨存在底基礎，因之也沒有這些政黨自由底基礎」。這樣，沒有階級鬥爭，新憲法就不應該保留着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資本家，地主，富農等等這一類階級，早已沒有了」，那末無產階級專政那種劇烈的鬥爭將以誰為對象呢？在幾次很大的黨爭和黨獄中，所謂托洛斯基派、季諾維埃夫派和布哈林派，均有政治組織，難道它們沒有社會基礎嗎？很顯然的，蘇聯底一黨存在乃政治使然。

這裏，我們應該批評的是人們以為無產階級只有一個政黨的主張。其實，這是第三國際底獨斷宣傳。無產階級底份子，在大體上可說相同。但仔細說來則有若干層級。至少熟練的工人和不熟練的工人，是有差別的。就是蘇聯現存的工人和農民亦有不同的利益。所以無產階級可以有多黨存在。無產階級只有一個政黨之說既不能解釋今日並存的三種政黨——第二國際（社會黨），第三國際（共產黨），和第四國際（托派），亦不能解釋同一有產階級却可有多黨發生如共和黨，民主黨，自由黨等等底現象。事實否定了第三國際底獨斷宣傳。

二

問：為甚麼德國和意國都能實行一黨專政呢？

答：德國和意國底一黨專政，在第三國際或共產黨，則指為有產階級底反動。而這樣，我們很可看出它說有產階級必然多黨的宣傳，完全錯誤。一黨專政是各個黨派互相鬥爭的一種結果。德國和意國在這裏與蘇聯大致相同，所以有類似的結果。別的國家，如果照樣去幹，亦可實行一黨專政。

但這並不是說一黨專政沒有它底社會條件。有的，不過此社會條件不一定意味着階級問題，而特別

係屬於黨派鬥爭時底環境。從經濟上看，我們亦可說在一定的環境下本不完全一致的經濟利益却完全一致起來。因此，要從階級上看，就是本不完全一致的階級利益却完全一致起來。所以一黨專政是黨派鬥爭在某種環境中產生出來的。加說一句，把「環境」二字寫成「時代」，亦是可以的。

一黨專政本只容許一黨存在。但在事實上總不免有別的黨派秘密存在底事實。這不僅德國和意國爲然，蘇聯亦然。蘇聯十幾年來的黨爭，是別的黨派（如托洛斯基派，季諾維埃夫派，布哈林派）公然存在的證明；近幾年來的黨獄，是別的黨派秘密存在的證明。而早就有了的清黨和徒流，尤其大批的徒流，同樣是別的黨派公然的和秘密的存在的證明。所以那只說德國和意國底一黨專政沒有辦到一黨存在的人，是有意蒙蔽事實。

但是，不論怎樣，別的黨派就秘密存在，也並不妨害一黨專政底實施。因爲秘密存在的黨派，往往力量很小，專政的一黨可以隨時用政治手段去鎮壓它們，消滅它們。這在任何一黨專政的國家，莫不如此。

四

問：有些人說，現在國民黨應該實行一黨專政，你對這個問題，有甚麼意見呢？

答：現在國民黨應該實行一黨專政。因爲現在是戰爭時代，政權不可分散，如果分散，除使政府內部發生爭鬥或磨擦因而使政權動搖不利於抗戰外，沒有別的好處。任何國家，平日就是多黨政治的，一到戰爭來時立刻停止黨爭，建立單一性的內閣以鞏固政權。歐洲大戰時就是這樣的。因此，在平日即已實行一黨專政的國家，沒有到戰爭時反而把單一性的政府取銷建立複雜性的政府之理。所以歐戰底經驗和抗戰底需要指出國民黨現在應該繼續一黨專政並鞏固一黨專政。

但抗戰開始以來，共產黨認爲是打破國民黨「黨專政」的良好時機，所以大叫「實行民主政治」底口號。它在所謂十大政綱上主張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決定抗日救國方針，選舉國防政府。國防政府必須吸收各黨各派及人民團體革命份子。後來共產黨又宣言國民政府應該「吸收堅決參加抗戰的各黨派各團體底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參加政府」工作。今年它底新華日報出版後，天天鼓吹共產黨與國民黨底「共同負責」和「共同發展」。這不是共產黨企圖打破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證明嗎？

也許讀者要說我錯了吧。因爲共產黨底領袖毛澤最近曾「代表中國共產黨……鄭重聲明……中國共產黨現在誠懇地幫助國民黨對日抗戰……並不要求參加國民政府」。但聲明是表面的，事實是裏面的，所以聲明了聲明，事實了事實。當它底「領導人陳紹禹同志在其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與美國記者白得恩先生底談話當中……代表中共中央坦白懇切地聲明過」他們「今天並不要求參加政府」的時候，正是中共中央宣言國民政府應該「吸收堅決參加抗戰的各黨派各團體底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參加政府工作」的時候。而且毛澤東自己在同一談話中，前段說他「再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鄭重聲明……中國共產黨現在誠懇地幫助國民黨對日抗戰……並不要求參加國民政府」，後段却說「在我湘來，今天國民黨雖可以維持一黨掌握政權的局面，但爲的集中抗日救國的人材和表現抗日救國的民意，似應當採取相當的民主辦法」。所謂相當的民主辦法還不就是國民政府應該「吸收堅決參加抗戰的各黨派各團體底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參加政府工作」那一種辦法嗎？所以乘着抗戰時機打破國民黨底一黨專政是共產黨底根本企圖。

這個企圖，對於共產黨講來是很有利的。實現了，它底領袖可以做官，它底徒衆亦可以做事——當小小的吏員。但對於抗戰，則有害無利。因爲人心不足，政黨總以壟斷政權爲目的，他們加入政府後必

然要用盡方法擴充位置，增加名額，結果引起紛爭，使鞏固的政權發生動搖。於是對內抗戰代替了對外抗戰。敵人便利中國內部的政爭加緊進攻。結果，我為鵝蚌，敵為漁人，中國除滅亡外有甚麼辦法。

談到「集中抗日救國的人材」一點，國民黨從來就是如此的，它簡直用了很多無黨派的人材。不過國民黨在這裏，不一定要大家「參加政府工作」，而是要大家各在其崗位上努力工作。並且這種集中，應該是集中於國民黨領導之下，因為它是今天底在朝黨，而當此抗戰時代以對外拚命爭取勝利為主，不必幹另起爐灶那類消耗時間精力的事。至於「表現抗日救國的民意」一說，也沒有理由。國民黨自去年七月以來所發動的抗日救國戰爭難道還不是抗日救國的民意之表現嗎？今天抗日救國的民意就是對外拚命爭取勝利。老實說，民意不要求改組政府，國防政府也吧，國民政府也吧，它都不很關心，它所關心的是怎樣抵抗日本，怎樣獲得勝利。而在這方面，國民政府所做的練兵，整軍，發展游擊戰以幫助陣地戰等等，就是民意之所要求者。除了這些外，任何一個民還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嗎？

我不相信戰爭時代可以實行民主。這點，我在關於民主政治一文上已有說明。將來還要寫一篇抗戰與民主來討論它，這裏不另說甚麼。但我們必須知道國民黨底一黨專政是國民的民主專政。假如國民黨不能代表國民，不能代表民意，它還能掌握政權並且至於十幾年之久嗎？那些用社會基礎來說明政黨和一黨專政的人不該同樣用社會基礎來說明國民黨及其一黨專政嗎？國民黨是代表國民，代表民族的黨，所以它底一黨專政是國民專政，是民族專政，是爲了反對一切割據勢力而建立唯一民族國家所不得不然的革命專政。在抗日救國戰爭底時代，它底一黨專政，則是打倒帝國主義實行民族主義所應然而且必然的民族革命專政。這時，只有日本和漢奸終討厭國民黨底一黨專政。北平底傀儡組織不是以反對國民黨專政爲其政治上的口號嗎？

五

問：現在有人說，國民黨應該再實行黨外無黨的政策，換句話說，即是不允許國民黨以外有任何其它政黨合法存在的政策，先生對此問題有何意見？

答：我底意見是肯定的。因為多黨存在必然互相鬥爭，要消耗政治運動者及一般國民很多的時間和精力，而中國在過去須努力統一創造民族國家，在現在須努力抗戰爭取民族生存，在將來須努力建設充實國家力量，並且這一切工作都以迅速為主，所以統一意志，集中力量，共同行動有萬分的重要性。爲辦到這點計，最好採取一黨政治制度，反對多黨政治。

要採取一黨政治制度，必須國民黨實行黨外無黨底政策。因為國民黨代表全體國民，又是一個大黨，且於國家有很多貢獻，現在又掌握政權，所以應該要它存在。其它的黨沒有具備這些條件，當然不夠資格。那麼怎辦呢？就是現有的一切黨均加入國民黨，以後在內無黨團，在中無黨部，全體消解於國民黨內。這在今天，完全有可能。因爲沒有一個黨有異於國民黨底任務的所在。既無特殊的任務，就無特殊的組織底必要。有了，徒然發生組織上的「摩擦」，使抗戰力量不能集中。所以開口閉口不離「精誠團結」，「加緊團結」，「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人，應該贊成這種辦法。

而且，既然由「各黨派力量結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是中國對日抗戰的必要前提」，那末各黨派融合爲一個唯一的極大的國民黨，不是中國統一局面造成的更好的真實有效辦法嗎？這裏，我們看出那些反對把各黨派融合爲一個唯一的極大的國民黨的人，實在沒有一點理由。把各黨派融合爲一個唯一的極大的國民黨之說，是各黨派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之一應有的發展。所以真心主張並擁護各黨派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應該十分贊成把各黨派融合爲一個唯一的極大的國民黨之說。

如果我們不把反對此說的統一戰綫論者看成葉公，說他愛龍不是愛真龍，那末僅有的理由便不外乎如次的一點。各黨自有其社會基礎，各社會基礎自有其利益，不能合併。這樣，我們要問問各黨：在抗

日戰爭發生時，在民族生存非常困難時，各社會基礎除了抗日以爭取民族生存外還有什麼利益？還有什麼可能允許各社會基礎去謀它底特殊利益？此時而欲去謀特殊利益是不是要引起內部紛爭？這個內部紛爭是不會鬆懈抗戰為日本造機會？鬆懈抗戰為日本造機會是不是漢奸的行爲？所以反對融合各黨一個唯一的極大的國民黨，始而是好聽的理論，說各黨自有其社會基礎，終而是漢奸的行爲，把民族生命斷送給日本。

假如你說，抗戰以後，各黨總可為可為其社會基礎謀特殊利益，所以抗戰時代聯合即得，如果融合那就不便於抗戰以後了。這須知道，抗戰以後，無論勝利或失敗，全體國民俱應同心協力建設一切，以謀恢復和充實，否則勝利不可保，失敗便無由挽救。共產黨宣言它在抗戰以後要與國民黨「共同建國」，是有理由的，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可把各黨底抗日民族統戰線推進一步使成各黨底融合實現一個唯一的極大的國民黨呢？

我們知道，中國歷史底現階段，是由封建到資本的階段，因而資本主義未發達，社會分化未明瞭，根本沒有可以支持一個政黨的無產階級。假如依照共產黨說中國經濟是半封建的時，情形更是如此。所以在第三國際成立以前，歷史上根本沒有一個處於由封建到資本的階段的國家出現有所謂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這一回事。中國之有，完全由於外鑠，而且是小市民底冒充。但不管怎樣，一經有了，它就不得不為其組織底利益去反對它以外的黨，去做奪取政權的事。所謂「十年來」的「內部紛爭不已，而且招致空前未有的外患」云云，如果後一句已合事實，那末責任不在國民黨實行黨外無黨底政策，而在國民黨外產生了不應該有的黨。此不應該有的黨，在中國底出現，並不是中國底歷史要求，乃是第三國際之機械地推行國際主義的結果。它把中國底歷史階級看成與英法等國底歷史階段相同去了。既然英法等國應該有共產黨，中國怎不應該有？「半封建」與帝國主義之間是可以劃一個等號的呀！

假如我們要從「十年來」的「內部紛爭不已，而且招致空前未有的外患」的「事實」中去找尋「教訓」，那末最可寶貴的是取銷中國在由封建到資本這個歷史階級所不應該有的共產黨。這纔真是「一個苦的真理」。現在共產黨宣言它取銷「紅軍」和「蘇維埃」等等，奉行三民主義，與國民黨在現在共同救國在將來共同建國，不能不說是對於這一個苦的真理有所了解，因為它明白它在現階段沒有特殊的任務。但是還缺乏根本的了解，應該進一步取銷此沒有特殊任務的黨。沒有特殊任務的黨是一個贅疣，不應該取銷呢？

六

問：現在有人說共產黨既宣布相信三民主義，便不再相信共產主義，先生對此問題的意見怎樣？

答：今天主張共產黨宣布相信三民主義又能再相信共產主義的理由，第一個是說：「從理論上看起來，三民主義底民族民權民生等主要內容，與共產主義所主張澈底推翻帝國主義壓迫使中國人民得到民族獨立，澈底摧毀封建壓迫使中國人民得到民權自由，澈底改造中國經濟制度使中國人民得到民生的幸福，這些思想，恰能相容的。因此，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絕不是不能相容的，因而共產黨與國民黨也不是不能合法並存和攜手合作的」。在這裏，我們不必說「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等等原本是三民主義，並非共產主義，就承認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底「這些思想恰能相容」，那末剛證明共產黨在將來也沒有特殊任務，失掉了獨立的存在。這樣，與其兩黨永遠「合法並存和攜手合作」，不如合而為一之更覺其好。

第二個理由是由根據「孫中山先生底意見。因為他說過「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並且又說過「共產主義就是最高尚的理想」，人類將來「必要回復到一種族共產主義時代纔可以解決」，「人與人爭」云

云。如果這樣，相信三民主義自可相信共產主義，但同時必須注意「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一句話。孫中山先生當時對不贊成容共的國民黨人這樣說，自然在表明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相容。但這句話在共產黨人讀起來，應該感覺得孫中山先生同樣在對他們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是共產主義在中國形態，所以你們相信民生主義就對了，不必再在民生主義以外去相信共產主義。

的確，民生主義是孫中山先生根據中國底特殊情形修改歐洲底共產主義使之合於中國的一種預先解決社會問題的主張。並且正是這種主張表現孫中山先生底天才。頌揚列寧學說爲天才學說的米夫斯基·陳紹禹·王明，實在沒有明白民生主義早於新經濟政策十幾年這一回事。假使他明白了，能不來頌揚我們中國自己底革命導師及其天才學說嗎？不就別的，單是孫中山先生能把握中國底特殊並敢於把歐洲底學說拿來修改使自己底主張這兩點，就不是今天機械地販賣舶來品的紅色小買辦所可望其項背的，因而他就值我們尊崇。

中國在抗戰以後一定要發達生產，須力求迅速。這就不能讓私人慢慢去了，必要由國家底力量作有計劃的努力。從今天中中交農四大銀行掌握全國大多數貨幣資本的事實看來，那時一定由它們去投資。並且，要大借外債。於是「國營大實業」自然實現。依照大資本吸收小資本的法則，巨量的國家資本必然節制私人資本。所以「節制資本」成了經濟的必然。國家資本發達了，還要走入鄉村，把農業工業化。這時一方面可以出現國營農場，一方面可以經濟地「平均地權」。民生主義遂實現了。中國於是達到蘇聯現在的狀態——實行新經濟政策的狀態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狀態。這不證明了「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嗎？還不證明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形態，即合於中國特殊的歷史發展的共產主義嗎？於此足見由資本到社會這一階段底任務亦是國民黨底任務。

那末共產黨有存在底必要嗎？沒有。在中國現在由封建到資本的階段，固然用不着共產黨；在中國

將來由資本到社會的階段，同樣用不着共產黨。中國歷史有它自己底道路，它底特殊的發展過程，與歐美各國不同。這不僅中國爲然，亞洲很多後進國亦然。所以說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就應有一個共產黨，完全是機械論的見地，並不正確。

因爲這樣，可見孫中山底容共，讓它獨立存在，不是絕對的真理，乃是一時的政策。主義不變，政策可以隨環境而不同。因此，一九二七年底清共，不能用從前的政策來作反對的理由。同樣，今天我們主張消共，把共產黨消解於國民黨中，亦不能用從前的政策亦作反對的理由。共產黨自己的政策在這幾十年中可以隨時變化，甚至可以由右端變到左端，又由左端變到右端，爲甚麼一定要國民黨永遠實行十幾年前的政策？這除了容共對於共產黨有利外，別無理由。

毛澤東說共產黨從前打倒國民黨是對的，理在投降國民黨也是對的，那末我可以說：我從前贊成國民黨容共是對的，現在主張國政黨消共也是對的。這一點也不違反孫中山先生的意見。老實說，共產黨現在不僅沒有特殊的任務，而且沒有特殊的理論。它的共產主義就是「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它的相信共產主義和它的求容於國民黨以及它的存在根據都要從孫中山先生的講演中去找尋理由，不就是它失掉了存在必要的證明嗎？這是中國現在的歷史階段使然的，並非偶然。

中國不需要共產黨存在，那末它就是「有十七年奮鬥底革命歷史，有數萬萬黨員（？），有久經戰鬥的堅強組織，有爲主義爲黨爲革命爲中國人民解放和爲全人類解放而百折不屈英勇奮鬥的領導和幹部」，亦必有瓦解之一日。歷史上失敗了多少同樣的運動和同樣的黨派啊！假如你要因此勉強存在，至多亦不過使中國由封建到資本的階段發生困難而已。但從統一之行將澈底完成的趨勢看來，歷史亦能戰勝困難，完成它的發展。如果你不相信，我可給你舉兩個例子。現在的共產黨遠不及其在國民革命時代之有勢力，同樣亦遠不及其在江西時代之有勢力。然而結果如何呢。歷史不需要它，只有次第消滅。所

以一九二七年的「非資本主義路線」之失敗和鬧了八九年的「紅軍蘇維埃」運動之崩潰，並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的原因。人力沒有扭轉歷史車輪和跳躍歷史階段的作用。

(葉青)(本文採自前途旬刊第九期) 一九三八，三，一〇

第十一章 一個主義 一個黨

一個民族，應當就只是一個國家。我國這次抗戰，是民族主義的鬥爭，是要求民族國家的獨立，這是誰都了解的。

一個主義，應當就只有一個黨。我國這次抗戰，是因為舉國都已一致信仰了三民主義，正如新華日報中山先生逝世十三週年紀念特刊上所說：「不論相信何種信仰何種主義的人，只要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都能同時信仰三民主義」。又因為舉國都已一致接受國民政府的命令，一致擁護軍事的最高領袖，有了統一的信仰，統一的政府，統一的領袖，所以中央才能充分發揮力量，誓與暴敵週旋抗戰到底。一個統一的政府，只有一個統一的政令；一個統一的軍事最高領袖，只有一個統一的軍令；一個統一的主義的信仰，應當也只有一個組織，一個黨。

有人說：中山先生的特點，在能聯合各種革命力量，向着一個共同的敵人，一個共同革命的對象奮鬥。但要知道，總理會聯合長江與兩廣福建的會黨，加入興中會，這是加入，并不只是合作。後又會聯合海外洪門會館、海內復興會等加入同盟會，這也是加入，也并不只是合作。民十三改組中國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這更是加入，并非聯立的合作。陳紹禹（王明）先生在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年一文上，要大家「學習總理對於國共合作所具有的一個偉大現代政治家所應有的誠摯和親密的態度」。但我們却希望已經宣誓願為三民主義奮鬥的戰士們，也學習民十三年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

黨為黨員的先例，並以純摯澈底的態度來學習現代政治家所應有的坦白和真誠。

國際爲什麼不承認僞滿？國民政府爲什麼昔日不承認冀東僞組織，而自抗戰以來，又再三昭示承認在中國領土上的任何非法組織？因爲在統一的民族國家，統一的中央政府下，只能有一個政治組織的系統，只應有一個行政法令的系統。凡有不遵從統一政府的法令的，就是違反統一，便一概不能承認。在政如此，在黨亦復如此。爲什什同信仰三民主義，不同加入一個黨？爲什麼既信仰三民主義，還要維持另一個本不是以三民主義爲中心信仰的組織？與其講聯合、講統一，何不加入本來已經統一了的黨。一個主義，會有兩個黨甚至三個四個黨，不但理論上講不通，事實上不可能，歷史上也找不出先例。

如如果口頭上擁護一個主義，而事實上要並存着幾個組織，在主義的推行與實施方面說，徒然增加了理論與行動的紛歧。

假若口頭上擁護一個主義，而實際上又有另外一個信仰，另外一個革命路線，那祇有分散抗日的力量，增加不可避免的糾紛，便利暴日的侵略。

自中央籌開國民大會，在各地舉行公民宣誓以後，全國各地均已經有成千成萬的公民，在各地公共場所舉起右手宣誓信仰三民主義了，但他們並沒有另外去組黨，他們或則已經加入國民黨爲黨員，或則尚未加入，但決沒有宣了誓再去另作組織的。在這個抗戰的期間，我們要充實軍力，也要充實黨。一方面應當是所有信仰同一主義的人，都集中到一個黨；另一方面應當是黨外不可再有足以削弱黨的力量，其他團體存在與活動。所以，我們要求：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黨。

（阮毅成）（本文採自民意周刊十五期）

第十二章 一個領袖一個主義

我們要問：因為什麼，憑着什麼，我們可以對日抗戰？這只要從我們抗戰八個月來的事蹟，便可以看出我們民族力量的偉大。只要不是個漢奸，任何人都可以直覺的說是，「因為我們都有民族意識，都覺悟了，中華民族從此以後，是不能再受任何外力的壓迫欺侮。更絕對的明白了中華民族永遠不僅不會滅亡，而且是此後更要雄飛世界，發揚人類的高度文化」。這是我們對於抗戰理論一點極簡單的概念。

再要問我們民族意識的覺悟，是從那裏來的？是從外國學來的嗎？是從每一個人自己醒悟出來的嗎？還是自然而然的，一種風氣呢？自然這都不是。我們如果再問下去，任何人都可以直覺的答覆說：「我們是從三民主義中，清楚的認識我們民族精神的偉大，更從『最高領袖領導我們實行三民主義中，認清復興民族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一定能够復興民族』。這是我們能够把民族意識轉變為直接殺敵的戰鬥心理的原因。假如我們站在外國人的立場上，來估計我們這次抗戰力量，到底是從那裏發表出來的？那裏在一切已開發的物質，特別是軍備力量，被人估計到沒有對於強國開戰的資格的我國，而竟能越戰越有力量；那就不能承認是精神勝於物質了，更不能承認是由於我們的『最高領袖，拿三民主義的精神，來作為我們抗戰的唯一力量。這就是說「一個領袖一個黨」不僅是我們抗戰的主觀上的要求，而且是國際的客觀上對於我們的認定。」

「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是發動抗戰的力量，不是經過八個月抗戰，才產生出的口號。我們是從信仰『最高領袖和三民主義』，才發生出偉大的抗戰力量；不是從抗戰中才感覺到信仰『最高領袖與三民主義』的必要。這是人人所了解的道理。就是敵人與漢奸也都知道這個精神力量的偉大，本不需再當作一個題目來說明。現在我們還提出這個題目，是要補充以下幾點的意義：

(一)要說明這種精神作用，絕對不是對於戰爭和政治的一種手段，而是出於絕對的眞誠。我們喊出信仰，最高領袖和三民主義的口號時，就立刻覺着自己和羣衆的精神合流，從領袖與主義的偉大中，直覺到自己的偉大。在戰地就不怕任何危險，就自然可以避免任何危險，一定具有有勝無敗的自信心。同時我們更要知道兩個信仰不能並立，喊出信仰，最高領袖和三民主義的口號，立時就要把其他不純正的信念消滅下去。因此我們認爲眞的信仰，最高領袖和三民主義，是不能站在民族統一戰線——這個名詞的立場上，而是要站在代表全民的一個黨的立場上。因爲「統一戰線」這個名詞，是表現不出有絕對信仰的中心，是含有一時利害關係的合作的意味，要是把後一戰線解釋有「聯盟」「互助」的幾個平等，獨立的，集合作用の意味；那根本就失去了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意義。

(二)更要進一步的認識，我們抗戰，是向世界求得民族的解放。而我們民族意識的發展，是根據於三民主義，是由於有領導我們實行三民主義的——最高領袖。我們在抗戰中所以能提高國際地位，得到全世界及侵略國家的同情，是由於國際間客觀的認清我們信仰領袖與主義的抗戰力量。(外國人民許多對我最高領袖表示敬意，沒有一國誤信敵人宣傳我國「赤化」，都相信我們——最高領袖能爲實現三民主義抗戰到底，一定獲得勝利!)關於此點，我們要知道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不僅是爲我們自身的抗戰力量所要求，而且是爲國際間反侵略國家對於我們的共同要求。因爲我們在國際間有這樣獨立自主的立場，所以我們不必加入國際間的什麼戰線？什麼軸心？而仍然可以運用國際的形勢，增加抗戰的力量。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堅定的信仰，就要任人播弄，早就成爲西班牙第二了。

抗戰以來，爲了更堅固「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力量，我們已經付了四五十年同胞死傷的代價。我們敢斷言，凡是對於這個信念不堅定的人，他都沒有抗戰的勇氣，除了漢奸，是沒有一個敢破壞這樣信念。

(茹春浦)本文採自時事日報抗戰半月刊第十八卷第七期)

討論大綱

(一) 中國統一之必然性

- 1 從歷史上觀察中國統一的必然性是怎樣的？
- 2 中國統一的基礎是如何的？
- 3 近年來中國統一局面的由來是怎樣的？
- 4 統一的真正價值在那裏？
- 5 日本素以破壞我國統一為達其侵略目的何以我們反愈趨團結鞏固？

(二) 統一的路途

- 1 進行中國統一的方法如何？
- 2 法幣制度與統一中國的關係怎樣？
- 3 政治的統一與軍事的統一何以必須先有經濟的統一？
- 4 統一與聯合是否衝突或相依而成？
- 5 所謂各黨各派聯合是否就是統一？

(三) 抗戰與統一

- 1 爲什麼有了統一才能抗戰？
- 2 統一抗戰的最高原則是什麼？
- 3 抗戰中統一的政治應採用民主制或集權制？

(四) 統一的基礎

- 4 行政上的割裂是否破壞統一？
- 5 從各國實例來觀察中國統一的抗戰有無缺陷或須改良之處？
- 1 統一的基礎以何者為最重要？
- 2 適合時代背景的政黨何以必定是統一的基礎？
- 3 從各國實例觀察統一何以必需一全國信仰的領袖？
- 4 共產黨放棄赤化政策是什麼原因？
- 5 要增加抗戰力量，為什麼必須要祇所有一個黨的存在？